

海行雜記

海
行
雜
記

民國廿四年土月初版發行
民國三十年五月五版發行

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記雜行海”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巴金

發行者 章錫琛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總發行所

電上海福州路七〇五六四八

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昆明武成路
重慶西三街
成都陝西街
桂林廣北街
貴陽獨樹街
衡陽司前街
曲江河西段
金華文昌巷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書字第六六一六號

序

這本遊記是我五年前的舊作，前半部在法國郵船 *Angers* 號的三等艙膳廳中寫成，後半部則寫於巴黎拉丁區的一個旅舍裏。

那時是一九二七年一月和二月，我還不會開始寫小說，而且更想不到以後會給自已起了「巴金」這個名字。所以我寫這書時，全沒有想把牠發表的心思。我不過寫牠來給我的兩個哥哥看，使他們明白我是怎樣在海上度過了一些光陰，並且讓他們也領略一些海行的趣味。

寫成後我把牠寄給在北平讀書的三哥，又由他再寄到在成都住家的大哥的手裏。牠在成都差不多躺臥了五年以後，如今又以一個偶然的機緣回到了我的手裏來，可是我的大哥已經死了一年半了。

在寄這遊記回國的時候，我曾給兩個哥哥寫了一封信：

『寄上一本我親筆寫成的小書，這是我赴法途中的見聞，這是我的一部分生活的記錄，請你們給我好好地保存着牠罷。』

『我沒有與你們多寫信。當一個人在深刻的感情之中，還有寫許多話的必要麼？便是一個字一張白紙也就可以表示出來我是怎樣地掛念着你們了。』

『我知道你們也不會忘掉我，但請寄一點東西來，從你們那裏來的一切，我都異常寶貴的。』

『我雖然知道我們的心不會被那無邊的海洋所隔斷，但是現在我的心確實是寂寞得很！冷得很！望你們送點火來罷。』

現在重讀着這封信，想到當時的心情，再想到我的大哥的悲慘的一生，我只是惘然，

我的這管拙劣的筆寫不出來我現在的悲憤。

爲了這個緣故，我才把這遊記整理出版，我把牠獻給我的在粉筆灰裏度歲月的三哥，我祝他永遠健康，我祝他永遠幸福。

一九三二年十月巴金在上海

目錄

一月十五日	一
狹的籠	二
『再見罷我不幸的鄉土喇』	五
香港或九龍	七
船上的友伴	一〇
西貢	一二
植物園	一八
安南之夜	二三
新加坡	二六

威司利·····	二九
新的旅伴·····	三三
耶穌和他的門徒·····	三六
猴子的悲哀·····	三八
錫蘭島上的哥倫波·····	四一
印度洋中的茵夢湖·····	四八
伊利沙白與來印哈德·····	五一
救生帶之試驗·····	五三
兩封信·····	五四
繁星·····	五七
吉卜帝·····	五八
「我們旅行了非洲了」·····	六〇

紅海不紅·····	六二
海上的日出·····	六四
通過蘇彝士運河·····	六五
波賽·····	六八
賣藝人·····	七四
地中海上的風浪·····	七六
地中海上的第二日·····	七八
苦盡甘來·····	七九
老歌者·····	八〇
海上生明月·····	八二
最後的一夜·····	八四
鄉心·····	八六

到了法國·····	八八
Good-bye Angers!·····	九一
馬賽·····	九二
三等車中·····	九七
病榻看雪·····	九八
巴黎·····	一〇〇

一月十五日

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四夜，我給我的三哥寫了一封信，那時候他正在蘇州東吳大學讀書：

「我去了。是和友人衛同走的。明天早晨就要上船。無論如何，我們是沒有機會在臨行前會見一面了。我很想念你。我很想再見你一面，但是蘇州和上海間的距離阻攔了我們。我從沒有像現在這樣感覺到我們是離得很遠的。但我又想到以後我會一天天地往更遠的地方走了……

「你不能來送我也好，免得我在船上淌眼淚。話是說不完的，我們且留着將來再見面時談個痛快罷。沿途我自然會寫信給你，告訴你我所見到的一切，使你的心也跟着我遊歷世界的一部分……

「你記着船名叫 Angers，是法國郵船公司的一隻小船，聽說是拿一隻德國兵船改的，雖然小，航行起來也還平穩。不管怎樣，我如今却要在這隻船上面度過三十幾天的光陰了……」

我的遊記就這樣地開始了。

狹的籠

第二天（一月十五日）早晨八點鐘一部汽車把我和衛還有兩個送行的朋友畢和胡送到了輪船碼頭，我們的行李已經早一天送到船公司去了。

我們上了船。畢和管事說了幾句話，那個矮小的法國人就把我們引進一個三等艙的房間。我的第一個感覺就是我走進「狹的籠」了。

走到房門口我才看清楚我們的艙房的號數是三百零六，這本是在船票上註明了

的，可是我們以前却沒有注意到。到了房間裏面，覺得這裏不好，就要求畢去和管事交涉，另外換過一間，結果那個法國人說這是早規定好了的，現在無法更換。

這間艙房並不算小，裏面共有八個床鋪，每一面是上下兩個，重疊起來的。靠外的一面有一個窗洞，有大盤子那樣大小，正對着窗洞的一面壁上裝了一把電扇。頂板上有兩盞電燈，白天晚上都燃着。

床鋪還好，是鋼絲的，上面放着厚的褥子，再蓋着棕色毛氈和白布臥單。我的床位號數是E，衛的是E，都在上一層，旁邊有一把梯子，我們就由這梯子上下。

衛的床位就在門邊，門的另一邊是一個面盆架。我的床位在衛的對面，也就是正對着門，床頭連着兩個面盆架。每個面盆架上面的板壁上各嵌得有一面大鏡。架中放着一個面盆，盆底裝着活塞，洗過臉後把活塞拔起，水就流下去了。下面的櫃子裏分兩格，上一格放着一個盛污水的鐵匣，下一格放着一桶清水。在面盆上面鏡子下面還有一個木架，托着一瓶清水和兩個玻璃杯。瓶也是玻璃製的，水可以隨意喝。

窗戶只有一個，就是那圓洞，玻璃極厚，兩邊各有一個粗大的螺旋釘，用來開關這窗戶。稍有風浪，茶房便來把窗戶關上，螺旋旋緊。其實不關窗戶，想來也沒有什麼要緊。關閉了牠，雖然浪不會進來，也就把人悶得難受了。

膳廳在我們房間的對面，裏面有九張長桌子，一張可坐六個人。每天吃飯的時間規定如下：

早晨 七時至八時 咖啡

十時半 早餐

下午 三時 茶

六時 午餐

飯食算是不錯，每一餐連菜和湯一共三樣，還有飯後菓品。早餐沒有湯，用一盤煮豆子或沙丁魚來代替，麵包一塊，似乎太硬，起初我有些吃不慣，總要剩一半。

船的構造大概分六層。最下的一層恐怕是裝貨的。我們住的是第二層，在那裏面當

然會覺得悶熱。不過我們有個散步和休息的地方，就是上面第四層的甲板 (Port D.)。在那裏仰頭看見青天，埋頭就見碧海。對面是頭二等艙房，那裏周圍有一轉走廊，四面都有篷，不怕風浪。每天在兩頓飯過後，我們便可以看見那些穿紅着綠的西洋貴婦和紳士。在那走廊上搖搖擺擺地散步着。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表示出來自己是佔着一種優越的地位。金錢把人類分成各種等級，到處都是這樣。

三等艙也有浴室，因為那裏面沒有窗戶，不通空氣，一走進去，人便要淌汗，就像進了蒸籠，或者下了油鍋般地難受。

我的眼看出來的 *Angers* 不過如是。但在這以後的三十幾天裏面牠就是我的唯一的家了。不管舒服與受罪，我總得在這裏把三十幾天度過去。

「再見罷，我不幸的鄉土喲！」

踏上了輪船的甲板以後我便和中國的土地暫別了，心裏自然裝滿了悲哀和離愁。開船的時候我站在甲板上，望着船慢慢兒往後退離開了岸，一直到我看不到岸上的高大的建築和黃浦江中的外國兵艦，我纔掉過頭來。我的眼裏裝滿了熱淚，我低聲說了一句：「再見罷，我不幸的鄉土喲！」這是妃格念爾的一句詩。

再見罷，我不幸的鄉土喲，這二十二年來你養育了我。我無日不在你的懷抱中，我無日不受你的扶持。我的衣食取給於你。我的苦樂也是你的賜與。我的家屬生長在這裏，我的朋友也散布在這裏。在幼年時代你曾使我享受着種種幸福；可是在我有了智識以後你又成了我的痛苦的唯一源泉了。

在這裏我看見了種種人間的悲劇，在這裏我認識了我們所處的時代；在這裏我身受了各種的痛苦。我掙扎，我苦鬪，我幾次瀕於滅亡，我帶了遍體的鱗傷。我用了眼淚和嘆息埋葬了我的一些親人，他們是被舊禮教凌遲了的。

這裏有美麗的山水，肥沃的田疇，同時又有黑暗的監獄和刑場。在這裏人們拚命在

從事殘酷的鬪爭。在這裏人們在吃他的同類的人。——那許多的慘酷的景象，那許多的悲痛的回憶！

喲，雄偉的黃河神祕的揚子江喲，你的偉大的歷史在哪裏去了？這樣的國土！這樣的人民！我憎恨你！

再見罷，我不幸的鄉土喲！我愛你，我又不得不恨你。

香港或九龍

船開了以後，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舒服。第一天有點頭昏，似乎暈船。艙外面風浪頗大，站在甲板上人也有些怕冷，就只好躲在艙裏睡覺，所以第一晚上時間是有些難過的。但我並沒有嘔吐。

第二天起我就覺得習慣了。海上生活甚至是新奇而可愛的。

船上貼了一張法文布告，「十八日早晨八時到香港，下午四時開船。」我想：一定要上岸去玩玩，看看香港是個什麼樣的地方。

船一靠了碼頭，我和衛就跑上岸去，我們現在是在香港了。

走出碼頭一路上所看見的街道都很齊整。陽光照在我們的頭上，到處是綠樹，氣候比較溫暖。我們走過一家郵局，外面用英文寫了九龍郵局字樣，但我們也沒有注意到。我們就進去寄信，先摸出半克朗的銀幣，郵局的人員不要，說只收香港幣。我們只得出去找換錢的地方。像這樣瞎找，本來是不容易的事。這裏的街道我們完全不熟習，去問旁人又沒有人懂我們的話。幸好這裏換錢的地方還多，又在附近一帶，我們走不多遠就看見一家店舖，在門口掛着「銀錢兌換」的招牌。於是第一個問題就解決了。而且在這時候我們纔發見這裏只是九龍，香港還在對岸。先前我們在碼頭上望見的對岸的一層一層的洋房子，那裏才是香港。

我們回轉到郵局交了信。忽然外面落起雨來了。我們只得掃興地跑回船上。誰知剛

上了船雨又住了。我和衛都覺得在船上很悶，便又下去。

我們先找了一家理髮店剪了髮，出來時太陽又出來了。在路上走了一些時候，看見赤足的女子和穿木鞋的男子在濕地上往來頗有趣味。只是身子漸漸發熱了，肚皮也有些餓，待要回到船上去吃飯又來不及了。我們想找個飯館吃點東西充饑，順便休息一下，却又找不着一家飯館。沿街茶館倒很多，裏面都有幾個打扮得漂亮的年青女郎。我們找不着別的地方，就只得隨便揀了一家茶館進去。

十多張小方桌擺在狹長的店鋪裏面。高的竹凳子，桌子上放滿了油膩的點心，一碟一碟的映入我的眼簾，甜的鹹的，應有盡有。我雖然有些饑餓，但看見這些東西倒不想吃什麼了。我隨便拿了一塊蛋糕來吃。後來茶房端了兩碟新出籠的燒賣上桌，我吃了兩隻，又喝了三四杯茶。衛也吃得不多。這茶館裏也有一個年青的女郎端坐在靠裏的一個凳子上面，有時候她便站起來提了開水壺到每張桌子面前去添茶。但我們却不看見她對誰媚笑過。她也不說什麼話。所以我們不能斷定她是什麼一種人。

茶價很便宜。我喝着茶一面看着壁上貼的那一大張白紙招貼：

『日市巖茶二分
夜市巖茶二分四
名茶一分六』

生意微末故此夜市加茶價四分而已。各諸君祈見諒之！

雖然明知開船的時間是下午四點鐘，但心裏總有些發慌，常常害怕馬上就錯過了開船的時刻。我催着衛早些回去。但到了船上，看表也，也只有兩點鐘光景。要到香港去也還來得及，只要花五仙錢坐一次小汽船就可以過去了。但衛不願意去，我也有些疲倦，而且覺得一個人走也沒有多大趣味；時間又不多，不能夠讓我玩個暢快，所以我就率性不去了。

開船時我站在甲板上看着那些建築在山上的香港的房屋，一層一層的，整齊地排列在那裏，非常清楚，永安公司屋後的「大東永安公司」幾個字也看見了。

船上的友伴

這次和我們同船到法國去的中國學生並不多。在上海上船的除我和衛外還有四個。兩個是北平中法大學學生，一個姓范是研究文學的，一個姓巴的，習數學，還有一個姓楊的，剛在保定育德中學畢業。他們三個一塊兒從北方來，買的是四等艙的票，不過是在三等艙的膳廳裏吃飯。在我們的這房間裏有一個四川的彭君，他是學工藝化學的。在香港也有兩個人上船。一個姓黎是廣東大學法科學生，還有一個姓李年紀才十六歲，他有一個親戚在巴黎做生意。

彭和我們同房間，他的床位號數是G。床位A是一個到新加坡去的程君佔據了的。其餘四個床位現在都空着。本來還有兩個廣東人佔據了D和B兩個床位，但他們到香港便下船了。我們的房間裏就只有四個人。

程是一個基督教徒，他帶着他的妻子和兩個小孩到新加坡去。他是安徽人，沒有去過新加坡，但他的母親，兄弟，妹妹都在那裏。

我們和程和彭以前都不認識，可是在船上同住了幾天以後就生出了很親密的友

情。程說：「因為都是出門人，應該同舟共濟，所以我們都是自己人。」這話也有道理。

程的妻子住的是三百零五號房間，就在我們的隔壁，然而中間也還隔了一個放碗碟的房間。她和她的孩子也時常過來玩。船到香港後和程夫人同房間的一個英國胖太太上岸了。她的房間裏便沒有別人，程有兩三夜就跑到那房間裏去睡。那時候，彭便笑着對我說：「他們兩口兒今晚又團圓了！」

西貢

船到西貢時是在早晨，這一天我特別起得早，天還沒有亮我就穿好了衣服。本來我不會這麼早就醒起來的，一連幾天都熱得難受，在艙裏睡覺總要到夜深纔能夠闔眼。早晨三四點鐘正是睡眠正酣的時候，忽然衛把我叫醒了。他驚奇地對我說，他先前夢見一個外國人叫他起來幫忙，他起來後看不見一個人，便又沈沈地睡去了。第二次他又夢見

那個外國人叫他，他就驚醒起來。這倒是個奇怪的夢。

我也不再睡了。我就端了一把椅子到甲板上，去躺着。海風微微地撫着我。我似睡非睡地躺在那裏。周圍沒有一個人，異常靜寂。我完全不用思想，只是半開半閉着眼睛，望着那開始在變化的天空。天由深藍色變做淺藍色，淡綠色，最後就變作了魚肚色。不久天就大亮了。

船已經進了湄公河。兩旁盡是茂盛的綠樹，被晨風一吹便微微地搖動。因了船的行動，水就被激起向着種樹的岸邊撞去，接着便湧出了白沫。

船走得很慢，東一個彎，西一個彎，岸上的房屋早就可以望見了，但依舊經過了長久的時間纔得靠碼頭。這時已經是八點鐘了。船上的布告也貼了出來：二十四日六時開船。今天纔是二十一日。

船靠了岸，船裏沒有風，更是悶熱難受。甲板上又開始忙着在卸貨，起重機的沈重的聽音，卸貨工人的吵鬧的安南話，上上下下往來不絕的人。這一切使我們不能夠在船上

久留，吃過了早餐我就同衛彭兩個一道上岸去了。

脚踏上安南的土地，我就覺得是到了南方了。我的第一個印象便是：一切都是十分鮮明的。太陽好像永遠不會落，樹木也永遠長青。到處是花，到處是菓，到處是光，到處是笑。想到冬天，想到風雪，就如做一個渺茫的夢。記得有個俄國人說過，人一到了南方就像變得年青了，他只想笑，想叫，想唱歌，想跳舞，甚至想和土地接吻。

這裏有些街道並不清潔，我們走過一道石橋，看見階梯上還有幾堆被太陽曬乾了的人糞，臭氣直撲到鼻裏來。但是一切都是很明亮的，雖然天氣熱，也熱得爽快。不似在船上那樣悶熱得難受。

我們走進熱鬧的街道了。馬路還寬敞，有一兩家大咖啡店，裏面奏着音樂，還有一處在外面張了蓬就在行人道上安放了桌子，有好些法國人，在那裏坐着銷磨時間。

我們走了一會兒，想找個換錢的地方，却找不見。我們又不知道應該怎麼走。街中往來的行人，大都是法國人和安南人，中國人也有些，都穿着白色學生服。我們想拉着一個

人來問路，又怕沒有人懂得我們的話。東邊來的，西邊去的，還是些哼鼻音的安南人，我也知道他們在叫些什麼。

不久我們忽然在一條街上發見了勝家公司分店的招牌，我們便走進那店鋪裏，用英語向那裏面的人問了幾句話。一個穿西裝的年青廣東人告訴了我們換錢的地方。他起初以為我們是日本人，就讓我們去了。不知道怎樣他後來想起我們是從中國來的，就跑出來追上我們，請我們再到店裏去坐了會兒。他會說普通話，不過不很好。他說他新從廣東來，上岸的時候受了許多侮辱，受了許多麻煩。他把護照給我們看，那上面明顯地蓋了他的指印。他又告訴我們，法國人怎樣統治安南，政治的壓迫和經濟的剝削兩方面同時並進。人要納稅，房子要納稅，生小孩也要納稅。鴉片煙是可以公賣的，甚至設立公煙局，煙話處，鼓勵安南人去吸食，以自弱其種。不錯，這我也看見過，一間店鋪，外面有門窗，兩旁設了長排的竹坑，鋪了涼蓆，像死魚般地睡了許多人，曲起雙腿在那裏吞雲吐霧。這就是所謂煙話處了。

我們談了一陣，喝了幾杯茶，（在船上沒有茶喝的，）便告辭出來，那個朋友又勸我們乘小火車到堤岸（Cherson）去玩，說那裏熱鬧，中國人很多，還值得去一次。他指點我們到什麼地方去乘小火車。

我們並不遲疑，就到火車站去買票，因為車站就在對面。火車剛剛開了，看見我們來，便又停住。我們跳上車去，車就走了。

一路上盡是綠的樹林，黃的田疇，紅白的花，茅草的屋，流的溪水，吠的村狗。還有說不盡寫不出的景物……我忘記了這是一月二十一日，我想現在還是五六月的光景。從上海動身以來不過一個星期，我差不多就把四季都經歷過了。

車不停地往前走，過了些站頭，究竟應該在什麼地方下車，我們也不知道。恰好旁邊坐着一個安南巡捕，他會說法國話。我們問他堤岸在什麼地方。他說他也是到堤岸去，就叫我們同他一道下車。他問我們是不是日本人。我回答說：『中國人。』這時候離我們坐處不遠有一個人忽然站起走過來，要了衛的自來水筆就在車票背面寫道：

『先生等是否初從中國來此？』

『我們由上海赴法留學，道經此地，上岸玩玩。』衛在袋裏摸出一片紙頭寫了這些字回答他。

這時車已到了堤岸，他便同我們一塊兒下去了。我們一面走一面談話。他只能說廣東話，普通話也僅僅懂得幾句。所以我們只得用筆和手來代替舌頭了。我們知道他姓陳，在這裏小學裏教書。生活並不富裕，說不定還有些困窘。

他陪我們玩了半天，引我們參觀了三個學校和總商會。總商會裏面雖然沒有人出來招待，却也招呼我們在客廳裏坐坐，喝杯茶，讓我們賞鑑這新建的會所的華麗。學校呢，我們去過德城高等小學校，東苑小學校，中法學堂三處。教員們引了我們到處看了一遍。房子大，教室寬，地方好，別人使我們知道的就只有這點。至於思想方面，殖民地的教育哪裏夠得上說思想。法國的統治者能夠容許你嗎？

植物園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光景陳就到船上來了。他來邀我們上岸去遊公園。西貢的公園是很出名的，名稱是植物園，其實却是一個很好，很大的公園。彭沒有去，是我和衛與他同去的。

我們上岸後，先到一家廣東茶館喝了茶吃了些點心，又叫了三碗麵，衛在麵碗裏面尋出一只蒼蠅，就大驚小怪地叫起來。經了他這一叫，我們的興緻便全沒有了，不敢再在這茶館裏坐一刻，好像到處都有蒼蠅在飛，在叫。陳催我們往公園出發，在途中他順便在他的親戚開的一家店裏帶了些水果去。

我們先走過一些大街，看見幾家大商店。漸漸地我們就走入清靜的街道裏了。路很寬，泥土是紅色的，兩旁沒有房屋和人家，只有參天的高樹，陽光從頂上射下來，就被樹梢

攔住了，只灑了些明亮的斑點在地上。這裏異常靜寂。除了鳥聲外，偶然從遠遠的地方隱約送來了一點市聲，就像另一個世界裏的音樂。我們緩緩地走着，脚步踏在沙地上，聲音是很清脆的，一聲又一聲，一步又一步，都印在我們的平靜的心上。行人很少，偶爾有一二輛牛車走過，或者安南巡捕騎着自行車跑過去。有時也有一兩個行人，頭戴白通帽，身穿不長不短開大襟的青色衫子，白色褲子，脚著皮鞋，裝束有些像女人，嘴唇上却留着濃黑的八字鬚。

慢慢地我們走進了公園。一進門就看見濃艷的熱帶花卉，和碧綠的熱帶樹木。公園很大，而且布置得好。有河，有橋，有亭，有石，有花，有草，有禽，有獸。還有其他的。

我最愛的是一帶曲折的走廊，靠外的一邊有一尺多高的紅石欄杆。上面蓋着紅瓦，下面鋪着一方一方的花石，很整齊的，就像一幅地氈，並且清潔而光滑。欄杆一帶垂着新綠的樹葉和籐條，恰把陽光遮了。在轉角的地方，欄杆中間嵌了一把石頭長椅，可坐五六個人的光景。椅子後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台，上面放了幾盆花。靠裏的一邊是一個天井，用

一帶鐵絲網攔着裏面再用鐵絲隔開，成了許多個鐵絲籠，養着各種奇異的大鳥：有大嘴的，有長腳的，有的有美麗的羽毛，有的有清脆的聲音。樑上掛着許多花盆，一個一個地連接着。花盆小，花長滿了，就垂到外面來，掩蓋了花盆，使人只看見葉和花，好像牠們就生長在半空中一般。我們在石椅上坐了許久，一面談話，一面剖開帶來的橙子吃。就在這裏我們遇見了程和他的妻兒。他手牽着兩歲大的孩子，她抱着不滿一歲的女兒。我看見他們，覺得很高興，就像遇着親人一般，雖然我和他們認識纔不過八天。

程和我們談了幾句話就牽了孩子出去了。他們去後不久一個安南巡捕便帶了三個安南人進來，走到我們面前就坐下去，一個年青的從懷裏摸出一副小紙牌。於是四個人起勁地打起牌來。他們一面摸牌發牌，一面吵鬧地談話。

『走罷，』我覺得有些討厭了，便站起來說。他們點了點頭，我們就走出去了。

我們去看老虎，那地方是一塊四方的土地，四周都是敞着的，上面也沒有屋頂，只圍了一道鐵欄。地用紅石鋪砌，很整齊。在中央做了一個洞穴，大概有三尺多高，用石子和泥

土堆起的，有許多洞眼。上面還有像牽牛花一般的樹籐。虎睡在洞裏，但從外面也可以看見。旁邊還有一個很小的圓水池。

我們又去看鱷魚，一圈欄柵圍了一個小池子，中間一株斜生的大樹，樹根在外面，水並不深，也不多。有兩隻大鱷魚：一隻在樹根旁邊爬着；還有一隻是半截在水裏，半截在岸上，動也不動一動。

離這地方不遠有一座六角亭子，六面都圍着密接的鐵欄。亭子中央有一株枯樹般的東西，約摸有七八根桠枝。樹桿上面盤着一根大碗口般粗的花蛇，正昂着頭東擺西望，倒有點駭人。地上還有五六根較細一點的蛇，但也不能算細。

最後去看象。那飼象的地方一面靠牆，三面圍着稀的欄杆。上面沒有屋頂，地上鋪的石板並不平坦，縫隙裏生出一些青草。那象真是一個龐然的蠢東西。皮色是灰色的，走路來有些不方便。我們拋了兩個銅子進去，牠聽見聲音便慢慢兒走了過來，用牠的長鼻子放在地上東聞西嗅，找到了銅子便捲起來放在口裏啣着，又來找第二個，第二個躺在

石板縫隙邊，牠第一次沒有捲起，便從鼻裏哼出了兩口氣，又把鼻子在地上打了兩下，就把銅子捲起去了。忽然又轉過身子向欄外東邊坐着的安南女人的那方法，就把銅子拋給她。她拾起銅子就擲了兩根甘蔗給象。象捲起了甘蔗放在口裏一咬，咬成兩截，又用鼻把兩截一齊放在口裏很快地就吃了。我們叫牠行禮，牠向着我們把鼻子在地上點了幾下。

我們玩到疲倦時就離了這公園。出來時走過池畔，那裏的荷花已謝，剛結着蓮蓬，但還很小，可惜我們來遲了一點，看不見荷花了。（註）陳送我們上船，在我們的房間裏談了好些時候。他臨去時，彭送了他一本漆樹芬著的帝國主義侵略下之中國。我和衛沒有什麼合宜的東西送他，只有在紙上寫了幾句感謝的話。

（註）安徽詹君偕其友人程君後我半月赴法道經西貢，曾遊斯園。程君有句云：「故園梅雪爭殘臘，斯邑芙蓉放滿池。」則半月後荷花又大放矣。

安南之夜

晚上我端了那把自己在西貢買的帆布椅放在甲板上，安閑地躺在那上面。漸漸地心裏沉悶起來，口也很渴。下面有幾隻小木船泊在我們的這船的旁邊。那些船上不知道有什麼人彈起了安南的樂器，一聲一聲地被風吹到我的耳邊，很是淒涼。這晚是舊曆二十，月亮剛出來，水上還很黑暗，只是對岸的電燈明亮。船上本來還在裝貨，但這時工人都上岸去休息了，沒有鬧聲，夜是靜寂的。

一個法國水手在岸邊唱着歌慢慢兒走上船來，唱的是安南之夜。

→……………

安南之夜

閒蕩之夜

戀愛之夜

陶醉之夜

溫柔之夜

.....

夢幻的國土

異邦人來尋忘憂地

願忘掉他們的往事

.....

這些斷句緩緩地送入我的不熟習法語的耳裏。我在思索這些話的意義。

幼年的往事漸次湧上我的心頭。許多美麗的景象在我的眼前更換。安南樂器的淒涼的調子在我的耳邊就變成我的姊姊的笛聲。那姊姊愛過我，但她死了。她是難產死的，死得很慘，我那時遠在南京連和她訣別的機會也沒有……

起重機的響聲和安南人的鼻音把我驚醒了。人們又開始裝貨。我不能夠再在甲板上躺，我就跑下艙去拿了毛巾肥皂到浴室裏洗澡。

我還不會洗完，衛就在外面叫我。他和彭想上岸去喝茶，要我同去。我匆忙地穿好衣服跟着他們下船了。上岸後走不多遠便看見一個咖啡店，裏面有一個安南婦人在彈琵琶。我們沒有進去，又向前走。夜晚的街道就和夜一樣，也是很柔和的。我走一步，脚步放得緩緩地，就像在踏進一個夢境。街上半明半暗，又籠罩了一層淡淡的月光，行人和房屋都帶了些空幻的色彩。這夢幻的夜！我不說話，我在領略……

後來我們走進了一個茶館，上了樓，揀了靠欄杆的位子坐下，恰好可以望月。等了半响，茶房來，我們問他要茶，他却回答說只有飯了。我們只得掃興地出來。另走一家也得着同樣的結果。我們沒有辦法，一摸身上，三個人的錢湊起來也只有三角西貢銀幣，就通統拿出來買了橙子，也沒有幾個。

我們回到船上，時間已經不早了。橙子吃完，依舊口渴，房間裏的水瓶又空了。我們叫

那些安南茶房，一個也不見來，他們都到岸上玩去了。甲板上鬧得很；房裏又熱得很。我要睡，又睡不着；要不睡，口又渴得難受。

我們在安南，這是最後的一夜了。明天早晨我們就要往更遠的地方去。這最後的安南之夜應該是值得人留戀的。然而熱和渴……

新加坡

在西貢開船後的第三日我們就到了新加坡。這地方的名字在我的耳邊不知已經走過了若干次。現在我倒要上岸去看看真正的新加坡了。

我和衛彭兩個同去。我們都是第一次來這裏，上了岸就不知道應該怎樣走。幸好不久就在碼頭上會見了程的兄弟，他來接他的哥哥。程給我們把他介紹了。他就告訴我們走哪一條路可走到熱鬧的街市去。但他不會把話說得很清楚，我們也沒有聽明白。結果

我們白白在海濱繞了一個大圈子，依舊走到原處。

後來我們只得隨意亂走，居然也走進熱鬧的街道了。爲了找一個郵局寄信，又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問了兩個印度巡捕。回來時我們纔知道離岸邊不遠便有一家郵局，不過我們竟不加注意地走過了。

我們所經過的新加坡的街道並不怎麼好，只有初上岸時還看見幾條很好的馬路，兩旁有樹木，路中有印度巡捕站崗，有電車，汽車和黃包車。中國人在這裏開店舖的很少。印度人和馬來人也有些，開紙煙店賣雜貨做銀錢兌換生意的，都是這些人。我們每經過他們的店舖的門前，那些盤着腿坐在貨攤上載着圓頂帽兒穿着白布衣服圍着紅花布裙兒的黑臉馬來人便要高叫“Change money?……”頭一搖一擺，黑臉上閃耀着兩顆倒明不亮的星（狡獪的眼睛。）這簡直是小丑了。

彭帶着一點零錢，在郵局裏交信時使用完了。我們帶的是一張一個金鎊的鈔票。這時候天氣太熱。我們冬天從上海動身，路上缺少夏季的衣服。衛主張每人買條白帆布西

裝褲，我們估價至多不過半個金鎊。我們走進一家銀行去想只換出半個金鎊留一半換先令，却不成功。走了幾家銀行問，都說不行。同時我們又不知道什麼地方有店舖在賣現成的西裝褲，走了許多家店舖，都沒有看見。

我們正在爲難之際，忽然旁邊出來一個人，在我們身邊站住了。他問我們是不是新從中國來的。我們把情形告訴了他。他懂得普通話。他是個廣東人，姓陳，年紀有四十左右，相貌很和氣，說話很直爽。他願意陪我們走，便先找了個地方把換錢的問題給我們解決了。

他又引我們到賣衣服的地方去，只坐了三站的電車就到了。他用馬來話和那賣衣服商人講價錢，他說了許多話，我完全不懂，只聽見「巴爾巴」的聲音。他已經掙紅了臉，差不多要生氣了，這纔把價錢講妥。我們買了兩條白帆布西裝褲，只花去三元六角，倒也不算貴。斜對面便是中華書局，他又陪我們進去看，那裏沒有什麼新書。他又陪了我們走一節路，他還想送我們回船上去，却被我們謝絕了。他便抱歉似地說，他還有別的事情，

否則他很願意款待我們的。這樣他就親切地和我們一一握了手告別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微微嘆了一口氣。我覺得我是很高興的。

我們沿着電車路回來，路上順便買了些水菓。回到船上纔知道早飯已經吃過。宴上岸去吃又懶得走路，只得吃了一點餅乾和水菓就算了。

船在新加坡只停了八個鐘頭，下午四點鐘就開船了。那時候我還立在甲板上，看見一些土人划了獨木船到船邊來討錢。也有人把銅子擲下去。

威司利

到了新加坡程上去了，他帶走了『威司利』這個英國名字。

威司利不是別個，是程的小孩。現在快要滿兩歲了，是個很可愛又很活潑的孩子。他的身體還強健，一個人可以到處跑了，從房間跑到膳廳，從膳廳跑回房間，時常一個人跑。

有天晚上他一個人爬上第三層的樓梯，還正在往上爬，我和彭從上面下來看見了。彭兩手提着他走下去，把他送到他的母親的房門口。兩隻小手已經塗滿了灰塵，成了黑手了。我們剛回到自己的房裏，威司利又跑來了。我把他抱在我的膝上坐着，指着他的黑手給他看，他只是笑。過一會兒他一翻身爬下去又跑了。這晚上是他的父親病了，他的母親要看護病人，又要照料他的小妹妹，所以讓他一個人跑了出來，他們沒有跟隨着。

威司利是可愛的。他會喚『媽媽』、『爸爸』，也會叫『李先生』，又會說“Good-bye”。據他的父親說，他生下來就和外國人常常在一起，所以有點西洋孩子氣。這是不錯的。他很勇敢，有一次他居然和一個六七歲大的西洋女孩（就是後面的那個伊利沙白）爭起玩具來。雖然是一偏一跛，他總是跑來跑去，不肯休息的。

你若問他今年幾歲，他便伸起兩根小指頭，又問他的妹妹的年紀，他便伸一根指頭。他只能夠伸大指和小指，要叫他伸起任何兩根靠近的指頭，他便不行。然而我們偏偏要叫他那樣做，起初他自然弄不好，但後來也就勉強可以了。

有一次彭給了他幾塊餅乾吃，餅乾盒子是放在床下的，被他看見了。他以後每到我們的房裏來，就要用小手指着那床下的餅乾盒子，後來又用手把牠拖出來，抱起放到彭的身上。彭揭開蓋子遞了兩三塊餅乾給他。他的母親在旁邊看見了使用手指在臉頰上刮，羞他說：『威司利醜醜，做賊呀！』聽見了這話他略一遲疑就把餅乾還給彭。他自己覺得難爲情，又爬到床下去搬東西，把一瓶一瓶的藥放在彭的身上，有一次竟失手把一個瓶子打碎了。

有時他的父親在這房間裏，坐在彭的一個大皮箱上面，他跑進來，要他的父親站起讓他，竟拚命用小手拉他的父親，一定要拉起來纔罷手。在平時他無論走到什麼地方總有他的父親或母親跟隨着。在甲板上他也是一樣地東跑西跑。他的父親恐怕出事，便不讓他跑到邊沿上去，於是自己跑去阻攔他。他看見父親一跳一跳地攔住他，他就忍不住笑了，一面還是拚命向前跑，但總跑不出他的父親的圈子。膳廳的桌子兩邊，每一面可坐三個人，他的父母對面坐着，在橫頭添了一把椅子給他坐了。他們三個剛剛坐成了一個

三角形，這樣他的父母更便於照料他。常常吃了一兩樣菜他就跑開了，須得母親去拉他回來。

程的夫人年紀不過二十多歲，就已經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了。一個整天東跑西跑，一個纔幾個月，還不能走路。她要看顧大的，又要照料小的。每天的兩頓飯她沒有安心吃過，不是因為威司利跑了，便是因為房裏的小孩哭了。威司利在西貢受了暑，病了一天，就把他的父母急壞了。她比程更着急，午餐時她竟不出來吃飯。呵，母親的心！

威司利病好以後程又病了一天。後來他對我們說：『有了小孩子，鬧得我一刻都不能夠安甯，這幾天真把我苦死了。』然而他說話之間却無意地顯露出欣慰的神情，好像這苦痛也是有代價的。

到了新加坡程的母親，兄弟，妹妹都上船來接他們。這一家人現在是團圓了。我也替他們高興。但我却不願意就和這十多天來的友伴分別，尤其使我掛念的便是那兩歲的威司利。不知道我以後還有沒有機會再看見他，他們。

新的旅伴

程在新加坡下船以後，我們的房間裏依舊住着四個人，因為這時候又來了一個廣東人姓鄧的。他也到巴黎去，但不是去讀書。他在法國住過了六年，回國後在廣州服務了一些時候，就到新加坡做事。他是電機科的學生，這次到法國是去買些東西。

在我們的房間裏鄧代替了程的地位。他最初來的時候，有一個年青女子陪着他。看那神情，我知道她是他的妻子。那女人相貌端整，是個健壯的廣東女子。她和他談着廣東話，我們不懂得，但那心情我相信我是可以猜到的。雖然她的臉上堆着笑容，可是我瞥見她的眼睛在發亮。我想那裏面一定有淚珠。

後來快開船了。她的話語忽然停止了。她默默地和他對望了一會兒，然後微微一笑就低下頭去。她再抬起頭時，他就挽着她的手往外面去了。他們也許有更重要的話說，她

也許會流淚給他看。但我們是沒有權利跟着出去妨害他們的告別。我們知道她送了他兩籃子的水菓。這以後我們也有份兒來吃。她還送了兩本書給他，這書我以後也借來看過，是兩本許欽文的小說，在當時也許是時髦的東西，但她選牠們一定也費了一番苦心。書名是「故鄉」與「回家」。不管內容怎樣，單是書名也就可以表達出那妻子的一番心思。她把這兩本書長留在他的身邊，希望他時時記念着故鄉，希望他早日回家。以後我每看見這兩本書擺在鄧的床位上，那個圓圓臉的做妻子的女郎的面影就浮在我的眼前了。我想她一定是很聰明的女子。

鄧能夠說普通話，我們便可以自由地和她交談沒有一點阻礙。他到法國去過，很熟悉法國的情形，因此更有許多談話的資料。他的性情很直爽，這使他更容易和我們接近。我們這房間的四個人性情都差不多，談起話來可以沒有一點拘束，大家都覺得痛快。

鄧來了以後，那兩個在香港上船的廣東學生李和黎也常常到我們的房間裏來玩。他們也買三等艙票，但佔的房間却比我們的好些，在上一層，房間小一點，却只有四個床

位。我們不大懂他們的說話，常常靠鄧來作翻譯人。李年紀輕，人很天真。他帶了許多線裝書出來預備到法國去研究古文。我們常常忍不住要笑他。

現在我們同船的學生一共是九個人了。每天晚上，在甲板的一角安放了我們的帆布椅，九個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談論着各樣的閒話，討論着各種的問題。小孩般的李忽然想起說：『這裏是中國的租界，這裏是中國的殖民地。』大家都笑了。

於是一個人說：『今晚又討論什麼問題呢？』由於其中某一人的提議我們便開始辯論起來了。前一晚上談了帝國主義，這晚上就來談真操問題。鄧唸真操兩個字聲音很奇怪，在彭的耳朵裏聽來却變成了「精蟲」。這又是供給衆人發笑的資料。

有一次年青的李又提起『中國租界』的話，那時候他剛剛敘述過了他和一個法國人打架勝利了的故事，他是習過拳術的，雖然年紀小，却很有點氣力。彭就接口說：『再過十幾天大家便要各走東西了，租界也會被人收回了。』大家只微微一笑。

耶穌和他的門徒

在新加坡不僅走掉了一個程，同時還去了兩個波斯教士，其中的一個年老的是被我們稱爲耶穌基督的人。

這兩個波斯教士本來是到西貢去的，但他們並沒有在西貢登岸。船剛到西貢時我們看見一個法國警察在甲板上和他們談話。那警察堅問他們到西貢去幹什麼。他們的答語我聽不出來，然而看他們的神情，像是很受窘了。

這兩個教士裏面年長的有四十多歲，年青的一個不過二十幾。年長的那個的面貌很像圖畫裏的耶穌。這我起初並不會留意，有一天衛向我提說，我纔覺得他的話不錯。從此我們就叫他做耶穌，而叫他的年青的同伴做耶穌的門徒。

這耶穌是一個很誠懇的苦行者。他的裝束樸素，態度沈靜。我沒有看見他笑過，永遠

是那付受苦的面貌。每天他總是和門徒一起在甲板上散步，談着我們不懂的波斯話。他們沒有買椅子，當別人都躺着的時候，他們還是站立在甲板上。甚至在風浪較大時，那老人受不住了，雖然有空着的帆布椅，他也不坐。他抱着一塊木頭睡在地上，瘦弱的臉上現露出無窮的苦楚，似睡非睡地半張開口發出微弱的呻吟。我在旁邊看見他這樣子，心裏很不好過，就站起走下艙去了，把我的椅子拉到他的旁邊，暗示着讓他去坐的意思。

他們本來住在上一層的艙房裏，但船將離開西貢時，他們忽然搬到我們的房間裏來了。據說他們原來買的到西貢的船票，如今在西貢不能上岸，改到新加坡補了票，而床位却已賣出去了，因此只得搬下來。搬下來的時候，安南茶房臉上露出不快活的表情，把他們的行李胡亂堆着，並且把帽子塞在床下。他們找不着牠，叫茶房來問，茶房卻把他們教訓了一頓。他們一句話也不說。但不知道怎樣第二天他們就搬到另一個房間去了。

天氣是更加熱起來了。他們依舊穿着那很厚的西裝，照常地走，照常地睡。他們忍受着一切。

這耶穌有一次和程說：『吸煙是惡事，喝酒是惡事，』說的是英語，聲音很嚴厲，態度也很莊嚴。同時他的受苦的臉在我的眼前盪漾。他的臉表現出他過去所受的無數苦楚，還預言着他將來所要受的苦楚。

這耶穌在到了新加坡時，便帶着他的門徒上岸了。原來這地方還不拒絕他們。他們自然是去繼續過受苦的傳道生活。然而你這波斯的耶穌呵，你這樣便會把人類拯救起來嗎？不，除了反抗而外，再沒有別的方法可以使人類得救。你一味地忍受，到後來你也會被人釘在十字架上。這『忍受』便會判定你的死刑。在這個世界裏我們不能夠忍受，我們也不應該忍受。

猴子的悲哀

在最高的一層，就是頭等艙的上面，那裏大概是船長住的地方。我們在第四層甲板

上可以望見那上面的景物。那房屋有三扇圓的窗戶，被藍花布窗帷掩着。房門不在這一面。房外兩邊都有空地，各放了一隻小船，左邊還放着幾隻鐵絲籠，裏面關了三四隻大鳥。在一張桌上也有一隻籠子，一個猴子被囚在裏面。

有一天不知道怎樣猴子竟從囚籠中逃出來了。

我知道這件事是在第二天早上，就是離開新加坡的次日。那時候我看見旗杆上有一個像老鼠一般的東西。這旗杆很粗，上面因為有幾根起重機的槓杆要靠在那裏，就加了一個橢圓的木板，四面也圍着鐵欄杆，但不很高，倘使有一個人站在那木板上，就加了他的身子只能夠被欄杆遮着一小半。欄杆又很稀疏，所以這時猴子在上面跳動，我們也看見了。船的兩邊各有一把用粗繩（也許是鐵絲）編成的梯子，一直通到木板上面，有時水手也從這梯子爬上去掃除上面的灰塵。這上面還有一道小梯，直通到頂上。

最初我還疑心那是老鼠，因為我們曾在貨艙裏看見大老鼠，而且那時我還不知道猴子逃亡的事。後來猴子沿着梯子上爬下來，但爬到中途又爬回去了。這次我纔看清楚

牠是個猴子，這就是那個平日被囚在鐵絲籠中的猴子。於是就有人來告訴我猴子逃亡的故事，又有人說牠昨晚曾在上面拉繩子做出響聲來。

黎拿了一個蘋果出來，問一個瑞士的老頭兒怎樣可以把牠拋上去給猴子吃，猴子已經餓了快一天了。那瑞士老頭兒雖然是個老於航海的人，却也沒法回答黎的問話。

不久一個水手從左邊的梯子爬了上去，爬得很快。他快要爬到上面，却被猴子看見了，牠就從右邊爬下來。這水手馬上退了幾步，向旁邊一側，同時把手向猴子一揚。猴子本是很狡猾的，牠爬到半途便停住來觀動靜，這時又爬回到木板上。水手看見牠爬回去，就很快地爬上木板。猴子却又從右邊爬下去了。於是另一個水手又從右邊的梯子爬上去。猴子看見兩邊都有人來捉牠，便很快地溜到起重機的橫杆上去，右邊的水手立刻把脚一蹬手一揚，也就溜到那根橫杆上面。猴子又溜上另一根橫杆，水手也跟上去。猴子見追得急了，就連忙溜到旁邊吊貨的繩子上面。下面站着的旁觀的人便拉着那根繩子用力搖動。猴子沒有防備，經不住一搖就落到第三層的甲板上了。旁觀的人都跑來捉牠。牠

跑得很快，大家都追牠不着。後來還是一個法國兵用了一頂大帽子把牠罩住了。這時候那個飼猴人就跑來，很喜歡地把猴子抱在懷裏，走上那最高一層去了。

猴子在飼猴人的懷裏不住地哀叫。這聲音並不響亮，却有些慘痛，在這靜寂的海上，在我的平靜的心裏，許久不能夠消去。

錫蘭島上的哥倫波

一月三十一日我們到了哥倫波（Colombo）。關於這地方我從前在梁啓超的歐遊心影錄裏面讀到了下面的話：

「哥倫波在楞伽島，這島土人喚做錫蘭。我佛世尊曾經三度來這島度人，第三次就在島中最高峯頂上說了一部楞伽大經。」

我們這幾天在船上覺得很悶，到了這樣的地方，當然想上岸去看看。所以船剛剛進

港的時候，我們的心就不覺癢起來了。

然而我們的船並不靠岸，而且在這裏停的時間又很短，我們上岸去也沒有多的時間好玩。譬如那有名的坎第湖，上岸後要坐四小時的汽車，才可以到那裏，來回就要八個鐘頭，那裏還有游玩的功夫？

我們決定上岸去，就去搭這船公司的汽艇。這比較要方便許多。開船的時間是規定了的，每半點鐘開一次。但船只有一隻，一次從船上開，一次從岸上開，如果趕脫了一班，便要在碼頭上等一個鐘頭。

上岸的第一件事便是交信。在郵局的斜對角有一個小小的公園。布置並不好，只有中央的一個噴水池還比較可愛。有一個石像，像座上刻了 Diamond Jubilee 等字樣。這像一手持鉢，一手握杖，看起來很像個化緣的行腳僧。

衛和彭同坐在一把長椅上，我却站在旁邊一株小樹下面，一隻手握著樹。樹根旁邊有塊磚石，我用脚把磚翻過來。下面有許多黃螞蟻受了驚，便慌亂地跑着，看起來密密麻

麻，不知有多少。有些爬上我的皮鞋，又被我抖下去了。

這時有兩個土人走過來，站在我們的面前，做出笑臉和我們談話。他們會說英語，不過說起來就和馬來話差不多。衛叫他們領導我們到本地的廟宇去看看。

坐了一陣電車，我們下來，一路上椰子檳榔漫山偏谷，肥大的葉子被風吹動起來，真像許多綠鳳迎風舞翼。常常有幾個漆黑面孔的黑美人走過路旁，她們的服飾是很華麗的，那短髮却很凌亂得像雞窩，牙齒因為常嚼檳榔就變成了紅色。

我們走到了臥佛寺。這廟宇的建築還算壯麗。看廟人領導我們到各處看了一下。殿上也還輝煌，四壁和天花板上都繪着菩薩的像，帶了濃厚的東方色彩，顏色很新，像是新近重修過的。看廟人在殿前一株大樹上摘了三片樹葉，很恭敬地獻了我們三個每人一片。我們不知道這樹叫什麼名字，土人却奉牠為神聖。聽說每個廟宇裏必有這樣的一株樹，樹上還掛着一些東西。我們在十字街頭也看見過牠，那一株樹上掛着一個神龕，周圍有竹籬圍着。

我們得了樹葉便插在西裝袋裏。那人又引我們去看臥佛。上殿時他叫我們揭下帽子脫去皮鞋，似乎門前也有一個這樣的告白。看廟人開了門上的鎖，讓我們進去。我們看見臥佛了。這像塑得也平常，斜斜地躺着，右手支持着頭。身子很大，塑起來工程倒也不小。供桌上放着幾盆雛菊，這是佛教徒奉獻來的。花開得正好，看廟人也摘了三朵給我們。我們走出殿來，好奇的心還沒有滿足，殿門便又鎖上了。

看廟人一定向我們要點禮物，我們身邊實在沒有東西送給他。他便問我們討錢，彭給了他幾角錢，這才罷了。

我們走出廟來，那兩個土人在門外等候着。看廟人用一陣笑聲來送我們，這是很得意的，很狡猾的笑聲，因為他從我們這裏騙到了幾角錢。

那兩個土人又引我們到另一個廟宇去，那裏的看廟人出去了，殿門不能打開。但我們却又冤枉地脫了一次皮鞋，揭了一次帽子。在那裏我們遇見了幾個黑色貴婦，雖然黑，但面孔是美麗的，裝束是華麗的。我便告訴引導的土人，我們不要再看什麼廟宇了。我們

現在需要的還是咖啡店。事實上我不是佛教徒，佛教的莊嚴，也引不起我的注意了。

我們進了一個咖啡店，連土人一起一共是五個，在那裏喝了三瓶檸檬水，兩杯茶，十隻香蕉，休息了一會兒，彭付了一個魯比（一個銀圓）對面一張桌上有兩個土人在那裏吃炒飯。他們穿着漂亮的西服，却捧了盤子，用手抓起飯來吃。後來土人告訴我們，他們不僅吃飯用手抓，大便時也用手揩。

我們最後被引到勝利公園去。這公園很大，花草也多，但布置不及西貢的植物園。衛彭和土人坐在一張長椅上談話。我却獨自揀了大樹下面的一把椅子坐下去。園裏很靜寂的，偶爾有幾個遊客，和幾隻飛鳥。遠遠地有一對年青夫婦坐在樹蔭下一把長椅上。情話，少婦的粉紅衫子，掩映在綠樹叢中，更加分明。

大概時間不早了，他們過來叫我回去。走出公園不多遠便有電車站。我們一直坐到海濱。下車不幾步就看見先前遊過的那個小公園。我們又進去了。我獨自跑到石像下面坐着，默默地看水池在噴水。時間過得快，到四點多鐘，我們便走出公園，預備在附近閒走。

一會兒再去搭五點鐘開的汽船回到大船上去。那兩個土人向我們說了告別的話，就伸手問我們要錢。我們身邊沒有本地的錢，彭還有一點，就給了他們七角多錢。他們還向衛要，衛身邊只有一個西貢的五分的銀幣，他們也拿去了。

走出公園，我們隨便在街上走走，有些印度人看見我們就叫：『阿拉達（他把我們當作日本人，就用這日本話的「你」字叫我們）Change money』（換錢嗎？）『Drink tea, good tea』（喝茶罷，好茶喲）彭帶笑用英語分辯說『我們是中國人。』後來我們就停在大街上挑擔子賣茶的地方，每人喝了一杯茶，付了三角錢，那賣茶的接連說：『不貴，不貴。』

我們走到碼頭不過四點半鐘的光景，便找了一個地方稍微坐了一陣。後來汽船到了，等乘客下來後，我們便跳上去。我們先前上岸時同船的有幾個法國軍官，現在我們回去又和他們同船。我們在這船上坐了許久才開船。有一個法國軍官等得不耐煩了，便跑上岸去。他回來時船剛剛離開了岸。他的同伴們坐在船上望着他笑。他從衣袋裏摸出一

方手巾，不住地搖着，一面說：『再會，再會。』我們大家都笑了。還有三個法國女子也來遲了一分鐘，眼睜睜望着船走了。要等下次的船，還要等一個鐘頭。自己雇划子，又沒有坐汽船安穩，還要自己花錢。

船直到晚上十點鐘才開駛。午餐後我們便在甲板上面看裝貨卸貨。工作完畢了，那些本地工人就在船上吃飯。一個人把一張芭蕉葉攤開，白飯就放在那上面，另外還舀了一瓢肉湯傾在飯上。那一羣黑工人從工頭那裏得到他們的晚餐後，便揀了一個地方坐下，把芭蕉葉放在地上，用他們的黑手抓飯來吃。有一個正吃得起勁，不提防背後一個法國兵拿了一塊布拋在他的身上，他驚得跳起來，却把飯倒在甲板上了。他一點也不生氣，默默地抓飯起來就往口裏塞。

貨裝完了，上了艙板，船還沒有開。泊在我們前面的一隻英國船倒先開了。我看見這隻船轉了一個灣，然後慢慢地消失了。海面是平靜的。天空很黑暗。對岸在放煙火。一個紅的或綠的火球飛上天空裏，忽然散開了，成了紅的或綠的花。最後的幾個會變成兩種顏

色，先綠後紅。衛一面看煙火，一面看手表，據他說每隔四分鐘放一次。後來等了四十分鐘，還不見放一個，但是船慢慢兒動了。

印度洋中的茵夢湖

從哥倫波到吉卜帝（Djibouti 法國的非洲殖民地），要走七天的海程，在我們的這次海行中，這要算是一段最長的旅程了。我們聽說印度洋的風浪很大。彭說他有一個朋友最近從法國回來，經過印度洋從吉卜帝到哥倫波的一星期內，他睡倒在床位上，不吃一點東西，就像一個死人。我以前在什麼人的遊記裏（也許是孫福熙的遊記罷）也看過一幅描寫印度洋中的大風浪的可怕的圖畫。如今聽見彭這樣說，就有些膽怯了。何況第一天就知道李和黎在上面的艙房裏吐了幾口清水，他們的身體是很強健的。

然而事實給我證明出來，這完全是過慮。這印度洋中的七天的生活是平靜的，而且

是愉快的。我們在這裏沒有看見一點風浪。水永遠是平靜的，那綠色洗也洗不掉，那無盡的漣漪，一個接連一個，永遠不息地滾着，向前面滾着。沒有什麼閑聲，只有海洋在船底下私語。白天有紅日在蔚藍的天空裏航行，散布着陽光在我們的頭頂上，又被篷布遮去了。我們偶爾從帆布椅上站起來，便可以看見日光在碧波上流動。有時候還有一羣羣的海鷗在天空飛翔或者在水上遊戲。天是藍色的，海是綠色的，在這樣的背景裏映出來的白的翅膀是分外地鮮明美麗。晚上空氣涼爽，天上有月有星。夜是很柔和的，這美麗的溫暖的海上的夜。

在這些日子裏甲板上的生活真是愉快極了。每天除了下艙去用餐用茶點外，我們都留在甲板上。看書談話。楊帶了一部紅樓夢來，許多人都去讀牠，談牠。彭把牠讀了兩遍，晚上睡覺時還拿着書口裏說要去會林妹妹。范拿了一本字典讀紅樓夢，遇着不認識的字就翻字典，是這樣地用功。李一個人在讀古文觀止。我讀的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因為早就有心思翻譯牠。

某一天李告訴我說這是舊曆元旦日，但在印度洋中誰還有心思過年呢？我已經早把舊曆忘得乾乾淨淨了。這一天和平日過得一樣地平淡而愉快。然而也有一件值得紀念的事情，就是我落了一本世界語本的茵夢湖在印度洋裏。

事情是這樣的：這天早晨我拿了兩本茵夢湖到甲板上讀，一本大而且薄的是世界語本；一本小小的紅書是德文本。我拿着書靠着欄干讀。那時候我還在學德文，帶了一本小字典在翻着。左手拿着兩本書，又按着字典，右手便來翻字典的篇頁，當時沒有留心把書拿穩，竟讓那世界語本從手中間迸了出去，我連忙用右手去捉，已經來不及了。書頁大開着，隨風飄舞了幾下，終於落到了水上，就像平日那樣地攤開着，正是那一頁，有着吉普色姑娘之歌的那一頁。我用留戀的眼光望下面看牠，像看一個親人，但是牠却漸漸地往後面退去了。過了一會兒我再往下看，已經看不見牠的一點蹤跡。這樣大的海洋裏，一本小小的書！

吉普色姑娘之歌的最後兩句，還在我的眼前盪漾，我悵惘地低聲把牠們唸了出來：

「死，死，

我應該沒有你！」

伊利沙白與來印哈德

爲了紀念茵夢湖的墜海，我就使裏面的男女主人公在船上復活起來。

這時候船上有兩個法國小孩，女的約莫有六七歲，男的要小她一歲的光景。他們兩個常常在一處玩，而且玩得很親密，真有些像茵夢湖第二章「兒時」裏面所描寫的來印哈德和伊利沙白。所以就用那兩個名兒稱呼他們。

來印哈德和伊利沙白是在這船上纔認識的。來印哈德同他的父母一塊兒旅行。伊利沙白是跟着她的母親和兩個姨母上船的。環境使他們很容易地就成了親密的小伴侶。

有時伊利沙白拿了朱古律糖上甲板來，見着來印哈德，便要分幾塊給他吃；來印哈德有玩具也拿出來和她同玩。

在西貢裝了許多袋米上船，一到新加坡就被人卸下去了。那時地上散落了無數的米粒。伊利沙白和來印哈德兩個便一把一把地把牠們拾了起來，裝在他們的木碗裏，說要拿去做飯吃呢！

在海上我們常常看不見什麼東西，所以一有船來，大家都非常高興地爭着去看牠，就像牠是一個熟朋友。這時候來印哈德便高叫 *bateau*（船），於是伊利沙白也跟着跑去。

另外還有一個兩歲多的小孩名叫利利的，也很可愛。他有時也跟着他們兩個在一起玩。有一次三個小孩都爬在貨艙的艙板上面玩什麼把戲，後來伊利沙白和來印哈德都爬下來了，而利利却站在那上面不敢動，高聲叫：『利利要下來！』他的母親纔跑過來把他抱了下去。

救生帶之試驗

艙裏布告板上貼了一張法文布告：

『今日下午十六點鐘試驗救生帶……』

我並沒有注意牠。到了下午四點鐘的時候，我正在膳廳裏寫信，忽然聽見了一個大的響聲，我有些驚駭住了，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正預備放下筆上去看，管事就跑來叫我到上面去試驗救生帶，我纔知道是這麼一回事。我把紙筆收拾起來跑進艙房裏，看見衛和彭都在取那掛在壁上的救生帶。我也取了那掛在我床位邊壁上的。我們走上了第四層甲板，像許多西洋人那樣把救生帶縛在身上。我起初想也許會把船停了，放一隻小艇下海去，讓我們在裏面演習救生帶的用法。後來我才知道這是錯誤。我們站了許久還不見一點動靜。艙面站滿了人，你望着我笑，我望着他笑。

又過了一會兒，那個管事纔慢慢地拿了一張名單來點名。他也叫了我的姓名『李××』，雖然把字音讀錯了，我也答應了一聲。我充滿着好奇心等候那試驗的到來。但是，怎麼管事竟然走開了。許多人都下去了，甲板上只留下我們幾個。我這時纔知道所謂試驗，所謂演習不過如是。

走下艙來經過布告板，我又看見一張法文布告：

『明日上午船將突然停止進行，以便檢驗機器有無損壞，乘客勿驚。』
我笑了笑。放心罷，我是不會驚惶的了。

兩封信

在平靜的印度洋上我寫了兩封信。

一封是給我的兩個哥哥的，裏面有這樣的話：

「今天除了思念你們而外，我什麼都不想。只是我這樣地思念你們，你們果然能夠知道麼？你們也許不會了解我。這一兩年來我是一天天走向孤獨去了。我和家裏的人差不多完全斷絕了消息，便是和你們兩個也很少通信。然而我又不能不思念你們。我就是這樣矛盾的一個人。有時候我憤怒地對自己說道：「你快些使自己被別人忘却罷，不要使別人將來爲你的不幸的生涯而悲傷，不要使有一個人爲你哭泣！總之你叫別人忘卻你，你就忘卻別人罷！」

「然而便是這樣我也不能夠忘掉別人，即使我自己可以被別人忘却。這一兩年來的生活，尤其是這半個多月來的生活，更使我認識了我自己。無論什麼人，只要我見過他一面，只要他曾把和善的眼光看過我一眼，我從此就不能夠把他忘掉。我要愛一切的人，更何況你們是我曾經相依爲命過的兩個哥哥……」

另外給我所敬愛的一個年長的朋友寫了下面的話：

「……我們從臥佛寺出來，菊花和樹葉還插在我們的衣袋裏。此次之行於我不

會生什麼影響。我不是佛教徒。佛教的莊嚴已經引不起我的注意了。然而我在過去的某一個短時期裏也會幾乎要去皈依佛教。因為生與死的苦悶壓迫着我，我也曾想在佛經中找出一點東西來解除我的苦悶，我也曾與許多和尚往來，雖然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小孩子。但是結果我並沒有得着什麼，那只是一個妄想，那只是一個不能實現的夢。佛教的理論縱然被佛教徒誇示得多麼好，但這究竟是非人間的，超現實的；人間的現實的苦悶，還得要人間的，現實的東西來解除。你自信你看破生死罷，然而你看見或者身歷可悲可喜可憤的事，還是不能不悲喜，憤怒，否則你便不是人了。然則你又何嘗看破生死呢？所謂虛無是與現實的人的世界相衝突的。我想拿佛教的理論來解除我的苦悶，到頭來我的苦悶却一天比一天地增加。我所見到的人們的痛苦，也是不能夠拿玄妙的理論來解除的。於是我不能夠忍受下去了，便重回到現實的路上，做一個社會運動家，要用人羣的力量來把這世界改造，改造一個幸福的世界，使將來不再有一個人受苦。這樣的我來到了佛教史上的重要地方，站在偉大的臥佛之前，會有什麼

感想呢？我已經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了。

「我現在的信條是：忠實地生活，正當地奮鬥，愛那需要愛的，恨那摧殘愛的。我的上帝只有一個，就是人類。爲了他我預備貢獻出我的一切……」

繁星

我愛月夜，但我也愛星天。從前在家鄉六七月的夜晚在庭院中納涼時，我最愛看天空中的密密麻麻的繁星。看着那星天，我就會忘掉一切，彷彿就回到了母親的懷裏。

在南京時我住的地方有一道後門，每晚上一打開後門，我便會起一種特別的感覺。是靜寂的夜。下面是一片菜園，上面是星羣密布的藍天。星的光亮在我們的肉眼裏雖然微小，然而牠使我們覺得牠的光明是無處不在。那時候我正在讀一點關於天文學的書，也認得一些星，就好像牠們是我的朋友，牠們在和我談話。

如今在海上，每晚每晚我都和繁星相對。我把牠們認得很熟了。我躺着艙面上，仰望
着天空。深藍色的天空裏正懸着無數半明半昧的星。船在動，星也在動，牠們是那樣的真
是搖搖欲墜呢！漸漸地我的眼睛模糊了，我就像看見無數的螢蟲在我周圍飛舞。海上的
夜是柔和的，是靜寂的，是夢幻的。我望着那許多認識的星，我彷彿看見牠們在霎眼，我彷彿
聽見牠們在低聲說話。這時候我真忘掉了一切。在星的懷抱中我微笑着，我沈睡着。我
覺得自己是一個小孩子，現在睡在母親的懷裏了。

某一個晚上那個在哥倫波上船的英國人叫我去看天上的巨人。他用手指着那四
顆光亮的星是頭，下面的幾顆是身子，這幾顆是手，那幾顆是腿和腳，還有三顆星算是腰
帶。經他這番指點，我果然看清楚了那個天上的巨人。看，那個巨人還在跑咧！

吉卜帝

吉卜帝這個地方我從來不曾聽見人說過，現在却到這裏來了。

大約在下午五點鐘左右，我在膳廳裏寫遊記，黎忽然進來說：「海水已經變了顏色，可以看出分明的兩種顏色來。船快要抵岸了，上去看看罷！」我應了一聲，就收拾了紙筆，跟着他到艙面上去了。

果然海水有了兩種顏色，遠地方的水是藍色，近地方的水却是綠色。看起來界限也很分明！遠近都有小船往來，船裏坐的是阿刺伯人，載着紅的圓頂帽。還有些黑人，光着頭，頭髮很亂，赤着身子。海鷗一隊一隊地在水面上飛舞遊戲。在不遠處，還有跳起來的大魚。看見岸了。這一星期來的唯一希望就是抵岸，現在終於實現了。但是船不靠岸，却停在海中。來了一隻汽艇，載了幾個警察，到我們的船邊。警察們陸續上了船。紅色高帽，黑色制服，手裏握着警棒，下面兩隻脚却是光光的，不著襪，也不穿鞋。黎忽然笑起來了。警察們並不知道他在笑什麼，只顧擺起架子站在扶梯旁邊，監視着上下的行人，好不威風！

衛過來叫我到左邊去看。那裏圍了一大羣人，都在望水面上的什麼東西。我擠了進

去，在欄杆旁邊找得一個地位。水很清澈。一些黑的頭浮在綠水上面，口裏不住地叫。這是什麼？五個黑小孩！他們泅水過來向船上的人要錢。他們的腳在水裏，不往地上下撥動，我看得很清楚。一個法國人擲了一個銅子下去，他們中的一個就把頭往水裏一埋，腳一翹，跌了幾個斛斗，鑽下水去完全不見了。忽然水裏起了一個大聲音，好像一尾大魚跳起來似的，於是那黑而紫的臉，短而捲的髮又出現於水面了。用水抹一抹臉，手裏拿了那一個錢，對着我們幌了一下，便把錢放在他的口裏啣着，然後又泅着水走了。

『這也是一個人的生活，』衛掉頭對我說，他的面貌是很嚴肅的。

我不答話，我看着他們和波浪搏戰時的模樣，我的心似乎被什麼東西搔着痛，我想這應該是一幕殘酷的景象了。

「我們旅行了非洲了」

船二月七日下午到吉卜帝，第二天上午十點鐘開駛。船停在海港中不靠碼頭，船公司又沒有汽船往來接送，上岸很不方便。第一天因為時間太晚了，第二天因為船開得太早了，所以我都沒有上岸。但鄧和黎在第二天早晨上去了。

這早晨我喝了牛乳後就上艙面去玩。在我們這隻船的右面，並不十分遠，有一隻沈沒的船斜臥在那裏。船身已經起鏽，有兩個煙突，船並不小呢！聽人說也是這公司的船，半年前從馬賽開到上海和橫濱去，在紅海裏起了火，不久就撲滅了，走了一天到吉卜帝又燒起來，終於在吉卜帝的海港裏沈沒了。乘客都沒有遇難，裏面有八個中國學生，行李都燒掉了，只留下自己單身在吉卜帝住了兩個星期，等到這公司的下一班船來了，才搭了回去，但是幾年來在法國所得的東西，却已經全部燬滅了。這故事也許是真實的罷。今天看這遺跡，就可以想像到半年前海上的慘劇，耳邊彷彿還聽得見半年前遇難者的呼號。

走下第三層的艙面，船尾有個法國人在釣魚。水很清澈，便是鈎上的餌在水裏也看得見。等了好一會兒還不見有上鈎的魚，那人就等得不耐煩了，拋了兩塊牛肉下去，有許

多小魚便圍着來吃牛肉，這些魚真是小得很。忽然水面上起了幾個泡，一尾大魚跑過來一翻身就把那塊肉吞下去了。但餌還浮在水上，沒有魚來吃牠。釣魚的人變得愈加性急了，每過幾分鐘就要扯那釣線。他釣了一個鐘頭，還不見釣起一尾小魚。後來他又換上幾次新的餌食，也沒有用，終於收起釣竿走了。

水裏小魚太多，真是密密麻麻聚成一團，忽然一隻水鷗飛在水面上，像要啄食什麼似的，於是水面一聲響，水花四濺，一羣小魚就隨着水花飛到各處去了。

快要到十點鐘時候，還不見鄧和黎回來，我們真有些替他們着急。後來我們下艙去等着吃飯，但心裏還在念那兩個上岸去的友伴。直到開船前的幾分鐘，他們纔走進房裏來。鄧手裏拿了兩筒新買的香煙。黎很得意地用英語說道：「我們旅行了非洲了。」

紅海不紅

以前聽見人說紅海是很熱的。我們在紅海裏走了四天，却覺得一天比一天冷，只有第一天還有些熱，到了第二天許多人就受不住了，不但天氣變冷，而且風浪也很不小。艙面上情形也蕭條起來了，許多帆布椅凌亂地放着，沒有人來過問。便是那幾個法國軍官也常常躲在艙裏面。

紅海的水是深藍色的，一點也不紅。我不明白紅海之所由得名。我也看過紅海的日落，自然這並不是平凡的景象。太陽快跑下地平線時，雲被日光蒸得鮮紅，又反照在水面上，這時候海水的確有些兒紅了，但這紅色也只限於一個地方，並不是全個海面成了一片紅色。而且這景象也並不是紅海所特有的，我記得在印度洋看落日時，也有這樣的印象。

衛看見紅海日落時就堅持地主張說：『這裏的海水的確要比別處的紅些，不然何以叫紅海呢？』彭在旁邊就笑了起來，接口說：『你不曾聽見昨天那瑞士老頭兒說過，紅海的水是紅的，你到浴室裏拿海水洗個澡，就會變成了一個布爾塞維克。』你能相信這

樣的話嗎？」

「無話可說了。但我們依舊想不透紅海是怎樣得名的。我們只知道紅海不紅而已。」

海上的日出

在船上爲了看日出，我常常早起，那時天還沒有大亮。周圍是很靜寂的，只有機器房的聲音。

天空變成了淺藍色，很淺很淺的，轉眼間天邊現了一道紅霞，慢慢兒擴大了牠的範圍，加大了牠的光亮。我知道太陽要從那天際昇起來了，便不轉睛地望着那裏。

果然過了一會兒，在那地方就出現了太陽的一小半，紅是紅得很，却没有光亮。這太陽像負着什麼重擔似的慢慢兒一步一步地努力向上面走來，到了最後，終於衝破了雲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那顏色真紅得愛人。一剎那間，這深紅的東西，忽然生了每日的光亮，

射得人眼睛發痛，同時附近的雲也着了光彩。

有時太陽走入雲裏，而牠的光線仍從雲裏透射下來，直射到水面上。這時候人要分辨出何處是水，何處是天，倒也不容易，因為只能夠看見光亮的一片。

有時天邊有黑雲而且雲片很厚，太陽出來時，人就不能夠看見。然而太陽在黑雲裏放射出光芒，透過黑雲的重圍，替黑雲鑲了一道光亮的金邊。到後來才慢慢兒透出重圍，而出現於天空，甚至把黑雲也變成了紫色或紅色。這時候光亮的不僅是太陽，雲和海水，連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

這不是很偉大的奇觀麼？

通過蘇彝士運河

二月十二日十點鐘到了蘇彝士。我們沒有上岸，只買了幾套拿上船來賣的風景片。

下午一點鐘開船。我們走進蘇彝士運河了。

兩邊是岸，兩岸的距離大約只能容兩隻輪船通過，可是同時又不能夠走兩隻大船。岸上的風景很好，有整齊的房屋，有茂盛的樹林。右邊空地多，沒有種植什麼東西。水是很平靜的，淺藍的顏色，只有細微的波紋。經過了紅海的風浪以後，到了這般安靜的境地，心裏的快慰，真是難以形容的。

不久我們又經過一個大樹林，好像是些柏樹，很好看的。有幾個西洋人帶得有望遠鏡，這時候就看得更清楚。還有兩個法國人拿了照相機出來攝下這美麗的景緻。

一隻英國船在後面跟着我們的船走，走得很慢。我們在船尾上看這正來的船，看見船頭，倒把船身縮短了。這樣看法，在海上很少有這機會的。運河差不多是一直的。

這裏海鷗也不少，有時一羣一羣地飛下水去，離船並不遠。我身邊還有十幾個中國銅子，現在沒有用處，便摸出牠們揀了一個向海鷗擲去，但沒有擊中，却落在水裏去了。李和衛他們也拿來擲，都沒有擊中一隻海鷗。李偶然擲了一個銅子在岸上，他快活地說：

『從此蘇彝士河岸上有了中國的錢幣了。』我們都笑了起來。

船走了幾個鐘頭後，似乎走出運河了，一時看不見了兩岸，後來又進了運河。快到午餐的時候，船忽然在河中停了，我們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緣故。問別人，有的說不知道，那個瑞士老頭兒說是等別的船來。這裏水很平靜，明亮得像一面鏡子，映着落日的霞暉，甚是好。

到了晚上，船又開了。夜裏天氣很涼爽，我們在房裏閒談，沒有到艙面去。在十一點鐘的光景，我們就睡了。

大概在兩三點鐘左右罷，我醒了，到上面去小便，船正要停了，我聽見拋錨的聲音。我在船尾站了片刻，看見水面上遠遠地現了一盞大的燈，在這深藍色的天和水之間，放出異樣的光亮，我很愛牠。

波賽到了，明天早晨要上岸去呼吸點陸地的空氣，離開哥倫波以來，我們就沒有腳踏陸地了。

波賽

到了波賽，船並不靠岸，船公司又不派汽船來接送客人，上岸去有些不方便。衛和彭因爲這緣故，便留在船上。范和黎他們倒想去。可是在上海動身時，他們沒有把護照在英國領事署簽字，現在便不能上岸。

結果只有我一個人遊了波賽。

我是和那個在哥倫波上船的英國人同去的。我們把護照遞給那個站在扶梯旁邊的本地警察看了以後，便走了下去。在許多的小船中揀了一隻，就跳在那上面叫舟子把船划走了。

其實停船的地方離岸很近，不過一二十步的光景。我們在船上就可以看清楚岸上的一切。但沒有小船，誰也沒有法上岸。

推船的是馬來人，但我們不把船錢交給他。到了岸上，有一個收錢的地方，我們便把錢交在那裏。船錢是五個便士，我給了一個六便士的銀幣，那裏沒有錢找，說暫記一個便士在那裏，回來時再補，那英國人給了一個先令，那裏也只補出六個便士來。

上了岸，我們先去看那開掘蘇彝士運河的法國工程師萊涉 (Lesepe) 的銅像，這在海濱。我們先走過一道鐵柵門，一個警察來把我們身上摸了一下，算是檢查過我們身上有沒有違禁物。這裏是海關。過了海關，我們沿着海濱走去。一條彷彿橋一般的石路突出在海裏，我們走完這石路，在末端就看見那聳立着的萊涉的銅像。他左手拿着運河圖，右手指着紅海，眼睛望着地中海，神彩奕奕如生，正面的石座上刻着『Aperere terram centinbus』幾個字，是拉丁文，我不懂，據同來的英國人說是『我開掘了這塊地方』的意思。我們在銅像下面徘徊了一些時候，便從石路走回到碼頭上，再走進城裏。岸邊有無數的小船，看過去，桅杆就像樹林一般地密。

天氣很好。早晨下過微雨，現在太陽從雲裏顯露出來。我們就在溫暖的日光下面慢

慢地走着。從紅海起天氣又變冷了，這時候我穿着大衣並不覺得熱，我們正好藉散步來溫暖身體。街道清潔又靜寂，也還寬敞。兩邊有各樣顏色的房屋。路中也有馬拉的電車。我們一面走，一面閒談，那個英國人尤其高興。偶爾有一兩部馬車來向我們兜生意，他便對車夫說：「我們在這裏散步，覺得非常快活。對不起，用不着你的馬車。」

路上行人並不多。我們偶爾遇着幾個阿刺伯女人，她們蒙着臉，只露眼睛出來，額上順着鼻樑掛了一根長的牛骨環子。男人戴紅帽，穿的衣服也很奇特，說的多半是英語。後來我們也走過一個菜市，那裏污穢而喧鬧，我們不曾細看，就匆匆走過了。

我們轉了一個大圈子，把這城裏重要地方都走過了。我很想乘火車到開羅或亞歷山德里亞去看金字塔和 Sphinx（獅身人面的怪獸），但是下午一點鐘就要開船，時間限制了我，使我只能夠在一家照相館門前看看金字塔的照片罷了。

我們正預備回船去，忽然一陣清晰的鐘聲進了我們的耳裏。這是從教堂裏傳來的鐘聲。那英國人原是個基督教徒，聽見鐘聲，他便起了到教堂去的念頭。於是我們便去訪

那教堂。我們順着鐘聲的來處走去，果然走到了一個教堂的門前。那裏面正在做禮拜。一輛馬車停在門口，一個年老的紳士，攜着一個十二三歲光景的姑娘從車裏出來。那英國人便走上前去問他這是什麼教堂。老紳士回答是羅馬教的。那英國人是個新教徒，便不肯進去。所以等那老紳士進去以後，我們就只在門縫裏張了一下。裏面很是堂皇。

我們又往前走，走不多遠，看見一個教堂屋頂上的十字架。我們便走過去。正門已經閉了，我們不知道怎樣可以進去。我們正在躊躇間，前面來了一個阿刺伯人，那英國人便問他這是什麼教堂，他說：『這是英國教堂，你們若要進去，可以走那一邊的小門。』他引我們轉了一個彎，果然走到一個小門前面，推了一下，門便開了。我們謝了他一聲，便自己進去了。

我們進了門，發見花叢中有一條小徑，便沿着這小徑走去。轉一個彎，經過一個花棚，走到花棚盡處，就看見右邊的一道石階，石階上面就是禮拜堂，門是鎖住了的。對面有幾間房屋。屋裏的人聽見了我們的腳步聲和談話聲，便從窗戶裏露一個頭出來問什麼事

情，過後他就走出來。

這是一個英國牧師，年紀很輕，人倒還和氣，和我們握了手。和我同來的英國人便開始敘述他的歷史：他是一個英國人，但生在印度，一生也沒有離開那裏，這是第一次到英國去，他是醫科學生，現在搭船到馬賽去，然後再轉到倫敦，他是一個基督教徒，所以來這教堂看看。他說完了以後，我就簡單地說我是個中國學生，現在搭船到法國去讀書，路過這裏，上岸來玩玩。那牧師問我是不是從上海來的，我說是。他問上海還有戰事麼？我說沒有，戰地離上海還遠。他又問我是基督教徒或孔教徒，我連忙說了幾個『不』字。我正要接着說我是一個非宗教者，那英國人却代我補足道：『他們中國人大半都是孔教徒。』他這樣多話！也許是他恐怕我會使那牧師難堪罷。我也只好微微一笑。我們還談了一些閒話，牧師就去把禮拜堂的門開了，讓我們進去，一面和我們握了手告別。

我們把大衣脫了，放在門外的長凳上，再把帽子壓在大衣上面，然後空手進去了。裏面牆壁上掛了不少的宗教畫，我也不十分看得懂。一排一排的座位，每個座位前放着一

個蒲團般的東西，桌上放着一本聖經和一本讚美詩。

那個英國人跪着在禱告。態度是很虔誠的。我坐在旁邊，心裏暗笑着，極力忍住不要笑出聲來。一直到他禱告完畢，我們纔一同站起來出去了。今天是星期日，本來十點鐘有禮拜，然而這個英國人愛禮拜的心，不及他愛麵包的心，他要回到船上趕早餐的時間，便只得把禮拜犧牲了。我聽見他這樣地和自己商量。

出了禮拜堂，我們就往歸路走，又走過那博物館，門依舊關着，真不湊巧，剛剛遇着星期日。那英國人後來說要到別處，我不想等他，就一個人回去了。

到了付船錢的地方，那收錢的人收了我一個先令，只找出來六便士，連先前欠的一個便士，現在共欠兩個便士了。這樣的債，要什麼時候纔還得清呢？這樣爲什麼又不把船價改爲六便士？這道理我始終猜不透。

我是從頭等艙的梯子上船的，正望着衛和彭他們在對面第四層的甲板上散步。我心裏高興地想：我也旅行了非洲了。

賣藝人

我走到第四層甲板上，衛便向我說：『剛才有個阿刺伯的老頭兒來船上玩把戲，可惜你沒有看見。』我問他是什麼樣的把戲。

『用三個銅杯，叫每個裏面都變出一個木塞來，過後又叫三個木塞都跑進一個銅杯裏面，』衛說。

『這沒有什麼意思！還有別的吗？』

『還有把一隻小雞的頭一扯，立刻跑出另一隻小雞來，』衛顯得有些得意了。

這時候早餐的鈴聲響了，我們便停止了談話走下艙去。在吃飯的中間，膳廳裏來了三個窮音樂師，給我們奏起音樂來，裏面那個年老的還唱了幾首歌。歌是悲哀的，音樂也是。那老歌者的破聲痛楚地在膳廳裏抖着，抖到了我的心上。唱完了以後，他便拿了一個

盤子挨次走到每張桌子的前面。吃飯的人全都高興地從衣袋裏摸出錢來放在盤子裏，那老歌者謝了一聲，再歌一曲便去了。

飯後我們又跑上艙面去。不久就看見一個老頭兒走過來。他有紅黑的膚色，飄散的短髮，滿口是灰白的鬍鬚，穿着灰白色的衣服，說話聲音顫動得很厲害。看他的年紀，大概有五十歲了。他瘦臉上堆着笑容，揀了人多的地方坐下去，就開始玩起把戲來。

他起初玩着木塞的把戲，這我覺得並沒有趣味，不過我也看出來他的手法的靈敏。過後他忽然從胸膛裏摸出一隻黃色的小雞，說一聲：『Poulet』（小雞），把這雞放在地上讓牠走了幾步，然後又把牠捉在手裏，拾起一塊木塞，說了一聲『Mangez』（吃罷），就不由分說塞進了雞的嘴裏，立刻從雞的屁股後面取出了這木塞來。

這時候一般觀衆都笑起來了。男人笑得大聲。小孩望着他們的母親笑，女人們一面笑着，一面用手拍她們的兒女。那老人在這時突然左手捉住雞，右手拉着雞頭拚命地一扯，隨着他的右手出來了一隻黑色小雞，很活潑的，兩隻雞都在甲板上安閑地走着。他又

拿出一個木塞放在旁邊一個觀者的懷裏，後來把手一揚，這木塞又回到他的手裏了。他又玩了一些類似的把戲。最後他忽然問那個人要雞，那人詫異地伸手在懷裏一摸，果然摸出了一隻小雞來。這自然是起先放木塞時放進去的，不過人們不會想到，不會注意到罷了。出其不意的，這一來惹得許多人大笑起來，於是銅子銀角便像雨一般地拋與那老賣藥人了。

地中海上的風浪

我在艙裏睡着，醒來時船已經離開了波賽，船身動得很厲害。海水打到了窗洞的玻璃上面，我們走進地中海了。

在上海上船的時候，我就聽見人說過，地中海的風浪很大，這一段海程很不容易過。現在倒要由我自己來體驗了。我雖然有些擔心，但我又很高興。我的好奇心在鼓舞我，希

望能夠遇着大的風浪。

果然當我第一次感覺到進了地中海時彭已在下面叫受不住了。（他的床位在衛的床位下面。）不久聽說李在嘔吐，後來黎也吐了。但我還好。

他們都躺在床鋪上。房間裏沒有人說話。我一個人跑上艙面去看，剛走上樓梯，一陣冷風便迎面吹來，我不覺打了一個寒噤，連忙把大衣領扯起，把帽子按緊。海水全是白色，真是白茫茫的一片。浪很大，一陣風吹過，便湧起一股浪，浪花更高，被風吹得四處濺，差不多要濺到我的臉上來了。船上機器的聲音，風打浪的聲音，船篷被風吹起呼呼的聲音，三種聲音合成了一片。船不但往左右顛動，而且還上下地動搖起來了。我勉強支持着在甲板上走了一會兒，這是很不容易的。常常我拔起右腳，左腳便站立不住，再拔起左腳，右腳又要倒了。船一動，身子就一偏，幸而有欄杆擋住，不會把人跌下去。

甲板上如今變得非常寂靜了。許多帆布椅凌亂地擺在那裏，沒有人來坐，也沒有人來管。我端了一把椅子放在比較可以避風的地方，於是躺下去，默默地看着那浪和風的

搏戰。

這晚上我們特別睡得早，午餐後照例的散步雖沒有取消，但却把時間減少了。大家都不願意在甲板上受風吹浪打。

地中海上的第二日

早晨醒來聽見的第一句話，便是彭說：『這個樣子真要叫人死。』我微微一笑。我照常地穿起衣服下床去洗了臉，就進膳廳去喝牛奶。從膳廳出來又到艙面上去。

海水已經變成了深藍色，風浪仍是昨天那樣地大。從藍色的水波裏冒出了絲絲的白色浪花。風一吹，船上的音樂齊鳴，有一種形容不出的音調。

楊這時候也走上艙面來散步。他一偏一倒地走着，一個不小心，就滑倒在甲板上。他慢慢兒爬起來往下面走去了。他有些難為情。但我並沒有笑他的心思。

苦盡甘來

經過兩天的暴風雨之後，第三天居然出乎意料之外的，我們遇着了晴天。從此一直到第五天過完地中海時都是風平浪靜的。彭很高興地說：「現在是苦盡甘來了。」

「苦盡甘來，」這的確是一句美麗的話。這幾天來熟讀了紅樓夢的彭解釋說：「要是沒有前日的「苦」對於今日的「甘」也就不會感到多大的味道。既經過了昨日的苦痛以後，到了今天慢慢兒去回憶牠，又慢慢兒去細嚼現在的「甘」於是才恍然大悟這「苦盡甘來」是怎樣一回事了。」

這地中海的最後三天的航行，可說是全旅程中最好的三天。風平不消說，浪靜更不消說，天氣不熱，海中又有很好的風景。走過意大利時，岸邊的景物很是優美。山坡上建築的洋房一層一層地堆着，整齊和樸素中顯露出一種新鮮的風味。

我們還走過一匹意大利的火山，山頂上在冒火，下邊在流着硫磺一類的東西。可惜是在白天，若在夜裏，一定有一番奇麗的景象。

後來又走過幾匹山，山頂還有積雪，白皚皚的在發光。那個在印度生長的英國人和兩個廣東人（李和黎）都說這是他們第一次看見的雪。他們覺得很奇怪。

這幾天艙面上人並不多，一則因為天氣涼爽，在艙裏面也可以過下去；二則船快要到馬賽，有些人要整理行李。我沒有什麼事情。一個人拿了一本書在艙面上讀。我安靜地躺在帆布椅上，太陽柔和地撫我的身子。我看了幾頁書，就閉着眼睛睡，一會兒醒了，又繼續看書。這種安閒的生活，也很舒服。

老歌者

在印度洋中船上開了一個游藝會，是由頭二等艙的旅客發起而主持的。據說每一

次的航行中都要開一次這樣的游藝會，這游藝會的全部收入，都捐給那撫恤海上遇難者的團體。我們買了票，但沒有去參加。游藝會的節目單貼出來時，我們也不會注意。

游藝會的結果聽說是很好，有些西洋的夫人和小姐在那裏面出了鋒頭，自然也有些紳士肯捧場。

游藝會閉幕後，三等艙旅客的音樂趣味就發達起來了。從那時候起只除了進地中海的頭兩天外，第四層甲板上面，每晚上都有小的音樂會在舉行。自然稱這集會做音樂會是十分不配的。不過我一時却想不到更好的名稱。

晚上九點鐘光景，一個老頭兒便跑上艙面來，拿了一隻曼陀璘，一面彈，一面唱着法國的小調。

這老頭兒是在這船上服務的，年紀不算輕了。聽他的聲音，也許他年青時是一個優美的歌者；可是如今他的聲音都啞了。破喉嚨唱着柔媚的小調，老頭兒歌出年青人的情懷，尤其是唱到那使人動心的地方，許多人都大笑起來，特別是那些女人笑得厲害，她們

連各種各樣的聲音都笑了出來。於是有兩個年青的水手，便在歌聲中相抱地跳舞起來，這也是使人發笑的資料。

利利的父親會拉提琴。在那個老歌者叫啞了聲音以後，他也奏一曲來娛聽衆，據說是拉得很好。沒有人說話來妨礙他，大家都靜靜地聽着，讓那柔軟而悲泣的調子，在靜夜的海上飛舞。

那個老歌者完全是沒有報酬的，他却也興致勃勃。雖然常常唱那同樣的幾隻小曲，但也沒有人討厭他。而且我們還應該感謝他，因為他肯花費每晚的寶貴時間來娛長途的旅客。

海上生明月

四圍都靜寂了。太陽也收斂了牠的最後的光芒。炎熱的空氣中也有了涼意。微風掠

過了萬頃煙波。船像一隻大魚那樣在這汪洋的大海上游泳。突然一面紅黃色的大圓鏡從海角現了出來。這時並沒有萬丈光芒來護持牠。這是一面明亮的寶鏡，牠雖然沒有奪目的光輝，但青天的一角，卻被牠染成了杏紅的顏色。看呀！天公畫成了一幅精美的圖畫！牠給人們的印象，要超過人間名作所有一切。

這面大圓鏡愈往上昇便愈縮小，紅色也愈加淡了，不久牠到了半天，就成了皓月一輪。這時候上面有無際的青天，下面有無涯的碧海，我們這小小的孤舟，真可比作滄海的一粟了。然而懸掛在天空的月輪，却月月依然，年年如此。比較起來，我們的船，既是如此渺小，我們人呢，在這海上也只是暫時的過客而已。

與晚風明月爲友，這種趣味，我覺得是不能夠用言語形容出來的，可是真正能夠做到與晚風明月爲友的，就只有那些以海爲家的人！我雖不能以海爲家，但做了個海上的過客，也是幸事。

上船以來得睹畢生未見的景象。海上的月夜也看過幾次。最難忘的是最近的一次，

我們吃過午餐後在艙面散步，忽然看見遠遠地一盞紅燈掛在一匹石壁上面。這紅燈並不明亮。但後來船走了許久，這石壁上的燈還是在原處。難道船沒有走麼？但是我們明明看見船在走。後來這閃葫蘆終於打破了。這紅燈漸漸大起來，成了一面圓鏡，腰間繞着一根黑帶，不斷地向上昇，突破了黑雲，到了半天。我纔知道這是一輪明月，先前被我認為石壁的，乃是層層的黑雲。

最後的一夜

經過了三天的風平浪靜以後，經過了意大利和瑞士兩個山明水秀的國土以後，我們的船明天就要到達牠的目的地馬賽了。所有物件都得整理清楚，所有事情都得結束。我們在這船上的時間就只有這一天了。

今天上午管事就開了帳單來要洗衣服的錢。安南茶房也來要酒錢。他們這幾天變

得特別客氣了。往常下午喝茶時，他們照例只給每人斟一杯。我們喝了不夠，再要他們斟時，他們便顯出極不高興的樣子。如今便不同了，這幾天他們變得特別客氣，他們常常拿了茶壺自動地來給我們添茶，今天甚至斟了三次。年青性直的李當時不覺笑出聲來了。這自然是爲了錢的緣故。結果對於那個打掃房間的茶房，我們每人給了他二十佛郎，廳裏的兩個茶房，每人也給他們十佛郎，那個法國管事，我們每人給他五十佛郎。

照例星期六的飯食比平日好，這天因爲是最後的一日，所以也很不錯，往常星期六的午餐有一杯冰琪琳，今天午餐時也有一樣點心。

我的行李在上午就整理好了。床頭上堆的那許多書，今天我也把牠們放進了皮箱裏去。又把那一套比較好一點的衣服取了出來，預備上岸時穿。

晚上我們同船學生九個人在房間裏開了一次會議，商量第二天下船的事情。商量的結果是推鄧做「總指揮」，讓他來主持一切。我們預定的明天的日程如下：

船上午七八點鐘可抵岸，我們等驗過護照後上岸時恐怕在十點鐘光景，我們再

把行李弄到車站上去（我和衛的重要行李還存在貨艙裏，臨時要拿單據去取，）買好車票出來，至早也會到十二點鐘。火車晚上開，我們吃過中飯，還可以到名勝的地方去玩，興盡了時便買點麵包和火腿到車站上去等車。

這樣決定了以後，我們都覺得很寬心。不過因了對於未知的明天的生活的憧憬，大家都很急切地盼望着明天的到來。

鄉心

我不想睡，趁大家酣睡的時候，跑到艙面上去走走。

上了艙面就感到一股寒氣，不由得扯起大衣的領。四周很靜寂，沒有一個人，只有那鬧人的機器聲時時來到我的耳邊。

浪很小，船也平穩，風並不大。一輪明月照在萬頃煙波之上，藍色的水被月光鍍上了

銀色。月光流在波上，就像有萬條銀魚在海上游泳。我這時候真想拿根釣竿，把牠們釣幾尾上來看看。

我默默地在艙面上緩步走着。明月陪伴着我，微風輕撫着我。有無涯的大海讓我放觀；有無數的回憶儘我思量。人生難得幾良宵。是樂麼，還是痛苦？

三十四天的旅行到此算告了一段落，明天太陽照眼時，我們就要登法國的土地了。這時候似乎又覺得船走快了一點。現在對於海上的生活又感到了留戀。這三十四天的生活的確是值得人留戀的。然而明天我們是一定要上岸了。

『明天要上岸了，』和以前在家時，在上海時『明天就要走了』的思想一樣，激動了我的心。這時要說是快樂罷，自己心裏又很不舒服；要說是痛苦罷，我又願意這樣做。這是怎樣的矛盾呵！我一生的行爲都是被這種矛盾支配了的。

不知道怎樣我竟然被無名的悲哀壓倒了。前面四周有這麼好的景物，而我却不能夠享受。自己拿煩惱來折磨自己。時候不早了，明天還得走一個整天的路程。倘若這時在

家裏，我的哥哥一定會催我：「四弟，睡覺了——」現在呢，即使我走到天明，也沒有人來管。能看見我的，除了萬頃煙波之外，就只有長空的皓月一輪。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
鋒鏑餘生的我，對此情景，能不與古詩人同聲一哭！

然而過去的終於是過去了。我應該把牠們通統忘掉，我需要着休息。明天我還得以新的精力來過那新的生活。

到了法國

船靠了岸。我們到法國了。時間很早。

我走上艙面，看見船上的水手和岸上的人打招呼。岸上有許多法國女子，大概是來迎接她們的親戚罷。

這纔是真正到了法國的土地了。岸上的景物和從前在中國常見到的完全不同。許多穿制服的人站在那裏，大概是搬運公司裏的人，他們來來往往向船上的乘客兜生意。一些人在岸上搖着白手巾，一些人在岸上互相握手。

乘客們留在艙面上閒談，都要等着警察來驗過護照後，纔能夠下去。什麼時候開始驗護照，布告上雖然規定了時間，但恐怕有些靠不住。有些人顯出不耐煩的樣子，也有些人很安閑地在和岸上的女人打招呼。回到故鄉的人這時候心中的快樂，常常於無意間表現了出來。

岸上的人愈聚愈多了。船那邊，在林立的煙突中間現出來一輪斗大的紅日。

『Passport』，『Passport』，那個管事走上艙面來大聲叫着，我們知道要驗護照了，便成羣地跟着他走到頭等艙的吸煙室。

一個四十歲光景的法國人坐在一把沙發上面，面前放了一張桌子，旁邊坐着一個穿警官制服的人。那個法國人一面叫着名字，一面看護照，隨便問了一兩句話，過後蓋上

一個印，就算了事。雖然別人心裏很着急，他却很安閑地來辦這件事。他慢慢兒從一大堆的護照中取出一本來，故意裝出鄭重的樣子把牠翻幾下，東一看，西一看，像極力要找出什麼毛病似的，有時又和那警官商量幾句。這時候吸煙室的前面一半擠滿了人，後面的一半便是空的了。因為誰都害怕叫到自己的名字時沒有聽見，錯過了機會，便不敢走遠。屋裏雖然有這許多人，却是很寂靜的。只有機械的問答聲可以聽見。西洋人沾了他們的高鼻子的光，得先驗了護照走開了。我們的輪值却在後面。

「從那裏上船？」

「上海」

「到什麼地方？」

「巴黎」

「到那裏做什麼事？」

「讀書」

這樣簡單地回答了以後，我們拿回了護照，高興地回到房間裏，這時候我們真預備走了。

鄧出去叫脚夫來搬運行李，我們留在房間裏等候着。不久他就帶了一個脚夫進來。脚夫點了行李的數目，又去把我們存放在貨艙裏的箱子取了出來。每點一件行李，他就給我們一張票子。我們把鑰匙都交給他，便逕自上岸去了。這是旅館的脚夫，有點像上海旅館的接客者。我們把鑰匙給他，是因為海關要檢查行李。

Good-bye Angers!

我們正要上岸，在艙面上遇見了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國人。他看見鄧便和鄧說起廣東話。我後來便知道他是馬賽一家中國轉運公司的辦事人。他得着李的舅父從巴黎拍來的電報，所以到船上來接。

什麼事情都弄妥了，不必再停留在船上了，於是大家都「開步走。」走上了岸，再回頭望望我們的船。牠的巨大的身體橫在岸邊，動也不動。許多人就像螞蟻一般在牠的身上爬來爬去。

『Good-bye Angers!』我衝口說出了這一句話，我用留戀的眼光看了牠最後一眼。

別了！三十五日來的伴侶，載我來這『美麗的國土』的 Angers 呵！

馬賽

加上李的朋友，同行一共十個中國人，走過海關，因為說是學生，承他們優待，沒有絲毫的留難，就讓我們過去了。現在被踏在我們的脚下的，確實是法國的土地了。

第一瞥！這第一瞥的印象是什麼呢？街道麼，寬敞而整潔；建築麼，高大而有秩序；人物

麼，兩邊步道上來往的有無數服裝比較整齊的男女。沒有壞的印象，但也沒有特別好的印象。

我們跟着李的朋友走，上岸不久就去坐電車。天氣很冷，我站在車門口，風刮着我的鼻子痛。在車上看外面的景物倒有些兒模糊。到了一個站頭，李的朋友下去了，我們也跟着下去。

馬路中間汽車很多，走路也得留心，因為在船上被顛播久了，走上岸來總有些兒不慣。我們又不認識街道，也不知道應該到什麼地方，只有跟着別人的脚跟走。不久我們在一個店鋪的門口停住了。玻璃的店門上面掛着中文的招牌。『梁忠記，』這就是李的朋友服務的那個轉運公司。他陪着李、鄧、黎，這三個廣東學生進去了，我們在外面等着。後來有一個年老的法國婦人來開了門，請我們進去，我們也就進去了。外面是辦事的地方，兩張長方桌子，中間留了一條過道。我們走進裏面，那裏是梁本人辦事的地方，房子並不大。靠着進門的一邊牆壁放了一張方桌，上面堆了些文件，牆上釘了八張風景片，都是火山

的景象，在晚間攝的。比我們在船上所看見的要奇麗若干倍。對面一堵壁上掛了一張輪船航線圖。

在這裏坐了十多分鐘後，我們又出發了。我們先到郵局，我在那裏拍了一個電報給巴黎的友人吳從郵局。我們又到旅館去看行李。這旅館倒也還不錯，外面裝了一排玻璃房子，裏面是飯廳，樓上是房間，但我們並沒有上去。旅館裏的人告訴我們說行李已經送到車站去了，我們決定先在這裏吃了中飯，再到車站去看。

在飯廳裏我們十個人（連李的朋友在內）坐了兩張桌子，大家點了菜。我要了一樣湯，一樣小牛肉，一樣馬鈴薯，一杯咖啡，他們要的和這差不多。菜還可口。吃飯時有兩個茶房在旁邊伺候，還有三羣音樂師來奏樂討錢。喝了咖啡後去看帳單，才知道每人吃了二十多個佛郎，倒也不算便宜，楊却吃驚地抱怨說太貴了。行李費每件十七個佛郎，我和衛兩個共有五件行李，都是很重的，多花點錢也不算什麼，楊只有兩件很小的行李，却也花了三十四個佛郎，未免不值，所以他便叫屈起來了。

飯後我們就到火車站，買了車票，把行李票也買了。我們六個人買的是三等票。那三個廣東學生一定要買二等票，票價比我們的貴一倍，是三百多佛郎。我和衛的行李過重，行李費加到了一百七十幾佛郎。彭的行李並不多，然而他那件大箱子本身就太重了，也花了一百十幾佛郎的運費。

從火車站我們又到公園，這公園還不錯，裏面也有動物，我看見了一頭黃毛獅子。我們在公園裏玩了好一會兒，出來時還覺得有些不捨。

我們又去買了火腿和麵包，經過的街道都是很寬敞的，常常在十字街頭或廣場上，看見銅像或石像，或別的紀念碑，有一個是關於歐戰的。

買完東西已經是六點鐘了，我們便到一家中國飯館去吃飯。到了那裏就好像回到了中國，飯館的名稱是共和飯店。裏面有一間小房子，四個中國人在那裏玩麻雀牌，吵鬧得很厲害。外面的房間裏只放了一張大餐桌和幾張方桌，幾個華工在那裏談話。我們圍着那張大餐桌坐下，點了十多樣菜，半點鐘以後菜端來了。許久沒有吃中國菜飯，所以大

家都很高興地吃着，算帳下來不過七十多個佛郎，衆人都說便宜。

飯後茶房來把桌子收拾乾淨了，我們便又坐下來閒談。這三十幾天來的旅伴，明天早晨就要分散了，這是最後一次的聚會，大家也覺得有點不捨，便互相把姓名抄了下來，又珍重地藏起。

從飯店出來，我們叫了兩部汽車坐上，便開起走了。到了車站，自然還有許多麻煩的事情。但是人多也就不怕事情麻煩了。

在這樣的情形裏時間過得很快，我們看開車的時間快到了，便上了火車，等候牠開行。

前面有不可思議的未來，後面有三十五天的長途旅程，這其間我的心真找不到一個安放的地方。

夜是寒冷，但在我的模糊的睡眼裏看來又有些夢幻。火車開了，我似夢似真地離了馬賽。

二等車中

三等車廂裏一個房間坐八個人，有皮墊子，有蒸汽管，比較還算適意。然而我們六個人佔一個房間，真沒法睡覺。

坐過夜車的人，總可以知道每次車停，乘客在睡眼朦朧中看窗外的站名，或聽站了報告站名的時候的感覺罷。軋軋的車聲忽然停止了，車也不動了，因了物的 Inertia 的隨車行而頻點着的頭，受了一次震動，便也突然驚醒起來，纔知道又到了一個新站了。於是又連忙問同伴這是什麼站，或者打開窗門伸出頭去東張四望，一看見站名知道路程還有多遠，心裏也就稍稍寬慰了。我坐夜車，總要在車上打盹，然而又不能夠熟睡。這晚上也是就這樣地過去了。雖然在馬賽車站裏買了一本左拉的短篇小說，預備在火車上翻看，却也沒有看幾頁。

不知到了什麼時候，天纔亮了。

一輪紅日從樹林裏露出牠的光芒來。兩邊盡是田疇。法國田家的景物倒還不錯，可惜火車跑得太快了，我不能夠把牠們細看。每到一站，都有人擺攤子賣咖啡，許多的法國乘客都下車去喝一兩杯，我和衛也下去喝了。

大約在九點鐘左右，我們到了巴黎的里昂車站，這是巴黎的最大車站，自然是很熱鬧的。

吳在月台上找我們。他先看見衛，後來便認識了我。他伸出那隻大手把我的手緊緊握着。我和他通信有兩年多，但這一次纔初見面。

病榻看雪

到了巴黎，我第二天便病倒了，那時我住在 Bianville 街五號的旅館裏，時間是二

月二十日，我是一月十五日離開上海的。

二月的天氣在這多雨的城裏算是最冷的時節，我又住在第三層的高樓上，看不見陽光，房裏一切都是灰色的，開着窗戶又受不住冷風，閉了窗戶，房裏就成了黑暗世界。窗外是對面的高聳的建築，下面是窄狹的街道，天空是陰暗的。

早晨吳和衛來看我，他們談得很起勁，我一句話也不會說，他們也沒有注意。吃中飯時他們約我出去，我說不想吃。他們問這是什麼緣故，我纔說我病了。他們兩個人就走了出去。

頭昏，心裏難受，四肢無力，疲倦地躺在牀上。忽然想起昨晚在吳那裏拿了一本書放在枕頭邊，是昨夜臨睡時讀了幾頁放下的，便拿起來讀了一頁，就覺得讀不進去，不能夠把心放在書上，只得把牠拋下，一個人在床上胡思亂想。後來我居然睡熟了。還是衛和吳的敲門聲把我驚醒起來。

他們給我買回來了酒精燈，鍋子，糖。衛在這裏照料，吳又出去買了酒精和牛奶。他們

把牛奶煮好定要我喝；我本來不想喝一點東西，却也聽了他們的勸，勉強喝了一大杯，又重新睡着了。

大約過了兩個鐘頭以後，他們又把我喚醒，煮了一杯牛奶給我喝。窗外有什麼白色物件在飛舞，像柳絮，像棉花，又有些細微的聲音，我不知道是什麼，問衛，他說：「落雪了。」

「落雪了，」這三個字把我心頭的烈火完全滅盡了。窗外的雪只是霏霏地落，我的心裏的冷也不斷地增加。吳在旁邊讀報，他忽然告訴我丹麥的文藝批評家布南德斯病故了。布南德斯，十九世紀文學主潮的著者，克魯泡特金的好友！

巴黎

一個多月後我寫信給三哥，那時我已經搬到 Tournefort 街的旅館裏了。

「你叫我把整個的巴黎城描寫給你看，這是超乎我的能力以上的事情。

「我來巴黎不過一個多月，住在拉丁區的一家旅館裏。每天除了照例到盧森堡公園去一兩次，晚上到學校補習法文外，就把自己關閉在六層高樓上的一間充滿了煤氣和洋蔥味的小屋裏面。我所看見的只有一個四方的小小的天，連陽光也看不見。

「黃昏時分我也常常去街上走走，附近的幾條街上，晚間向來是很寂靜的，各家店鋪往常在六七點鐘就關了門，所以街上也沒有多少行人。我一個人默默地在那寬敞的大路上散步着，我的心裏好像被什麼東西關閉了一般，在我的周圍盡是無形的牆壁。兩旁閉着的店舖的門，都把牠們的祕密關閉在裏面。那無言的牆壁似乎也現出苦痛的顏色，使人知道牠心裏有無窮的隱痛，一盞煤氣的街燈，一個破敗的煙突，都有牠們的苦痛的歷史。還有那像在燃燒的紅天，高聳着像兩塊墓碑般的聖母院的鐘樓，整日整夜悲鳴的聖母院的鐘聲……靜寂的街中的僅有的過客，穿着破衣服的工人和窮學生，以及頸上圍着狐皮的中等人家的太太小姐，都很慌忙地走過去了，有的一言不發，有的唱着歌，說着笑話。然而就在這歌聲，笑聲中也含得有一種苦痛的聲音，好

像每個人都**在強爲歡笑！**他們笑只是爲了止住哭。從此我纔覺得我不會了解人，也不會了解巴黎。巴黎的祕密也不是我一個短期的旅客所能夠了解的。那麼我非但不配描寫巴黎，就是想描寫也不能夠呢！

「以後假若我還有精力再提起筆，我當寫一部巴黎雜記給你看……」

